



#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三一八次会议

2014年11月21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毕晓普女士/昆兰先生..... (澳大利亚)
- 成员：
- |               |          |
|---------------|----------|
| 阿根廷           | 佩瑟瓦尔夫人   |
| 乍得            | 贡博先生     |
| 智利            | 利亚诺斯先生   |
| 中国            | 刘结一先生    |
| 法国            | 德拉特先生    |
| 约旦            | 卡瓦夫人     |
| 立陶宛           | 雅库博夫人    |
| 卢森堡           | 卢卡斯女士    |
| 尼日利亚          | 萨尔基先生    |
| 大韩民国          | 白芝亚女士    |
| 俄罗斯联邦         | 伊利切夫先生   |
| 卢旺达           |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威尔逊先生    |
| 美利坚合众国        | 鲍尔女士     |

###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下午3时10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非洲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纳巴罗特使、班伯里特别代表、芒热先生以及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马里的代表。

今天的会议表明安全理事会继续密切参与应对安理会已宣布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埃博拉疫情。上一次在安理会讨论埃博拉问题是10月14日（见S/PV.7279）。今天的通报会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机会，讨论该危机不断演变的性质、受埃博拉病毒影响国家在实地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为应对疫情而开展的动员工作。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几内亚、尼日利亚、马里和塞拉利昂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本主席还确认已收到一些国家提出的通过视频会议与会的特别请求，但很遗憾，由于技术原因，他们无法与会。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秘书长埃博拉问题特使戴维·纳巴罗先生以及法国驻几内亚红十字会会长托马斯·芒热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戴维·纳巴罗先生发言。

**纳巴罗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两个月前，安理会通过了第2177（2014）号决议。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原因有两个。当时，我们意识到疫情来势迅猛。我们也知道应对工作需要下大力气、做出密集

努力。那一天，一项决议得到巨大支持获得通过。今天对我来说也值得铭记，这是因为今天既存在着希望，也存在着恐惧。之所以存在希望是因为迹象是良好的，特别是在利比里亚，但同时也存在着恐惧，因为病毒毫不留情，稍有骄傲自满，我们就会受到惩罚。我想感谢安全理事会继续关注当前埃博拉疫情及其后果。

自我们上次开会以来，发生了很多情况。国家和地方当局可利用的病毒防治能力有了大幅提高。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正在协调对有关国家政府所做努力的支持，并提高各区县及省的能力。社会参与防治工作的程度有所加深。一旦社会担负起防治责任，各伙伴协调提供支持，当局就能够加以迅速和有效应对。我们看到，在防治战略得到充分执行的地方，病毒的传播正在减弱。虽然病例总数仍在增加，但是病例增长的总体速度已开始放缓。这是一个好迹象。

但是在受影响国家内部和不同受影响国家之间，结果参差不齐。我们看到差别相当大。许多地方的曲线出现下降，这让我们有理由像我一开始描述的那样抱有希望。由于许多地方的病毒传播依然迅猛，而且也由于疫情在地理上形成扩散，我们认识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注意到几内亚北部和塞拉利昂西部形成了一些疫情热点，马里出现了新的病毒传播。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觉，坚持采取灵活和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如果我们稍有疏忽，病患人数就将再次攀升，我们大家都得掂量一下损失。在发现、隔离并治疗最后一名病患之前，疫情爆发及其给区域乃至世界带来的威胁将不会结束。

在防治埃博拉斗争中取得的进展主要归功于那些做出艰难决定、放弃世代传统习俗的社区。社会动员—从安全地安葬死者和护理患者到限制身体接触和改善卫生条件—是成功的关键。良好的医疗护理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给埃博拉治疗点和社区护理中心配备懂得如何治疗埃博拉的医护人员。这意味着要更快速地发现病患、迅速追踪与病患有

接触者并进行后续跟进。当具备这些要素时，传播速度就会放慢。但是，当不具备这些要素时，社区就仍易受病毒的影响。事实是，太多社区依然易受影响。

正如安理会强调过的那样，埃博拉不只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紧急情况。埃博拉及其所带来的恐惧与污名影响到了保健提供、教育、粮食保障、贸易以及经济状况。我们鼓励参与防治的各方协调提供支持，以便当局能够增强复原力、修复所受的破坏并加快恢复进程。虽然疫情仍在持续，但是恢复进程现在已经开始，首先特别是各种基本服务的恢复。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必须与有关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它们的重建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能够防止今后发生此类危机。

安理会成员和联合国会员国已经表现出团结与慷慨，为受影响国家提供实物和财政援助。但是，要打赢这场战斗，就需要多得多的资源和努力。我们已实现为秘书长埃博拉问题多伙伴信托基金提供1亿美元的短期初始目标。我们感谢所有慷慨捐助者。认捐的款项正在迅速拨付，以便为关键方案提供资金。但是，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看到基金收到更多款项，以支付那些资金尚无着落的优先事项的费用。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估计，到2015年3月，联合国系统将需要15亿美元以起到其遏止病毒爆发的作用。虽已认捐大量资金，但是仍存在6亿多美元的缺口。我确信我们将补足这一缺口。受影响的国家也会需要支助，以使其经济、社会和医疗保健系统得以恢复。

另一个当务之急着眼于自给自足并配备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救援人员。再说，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各国政府一直慷慨相助，但要为最需要援助的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提供援助，则需要更多的熟练卫生人员，因为必需找到这种病毒，并从其最后藏身之地加以根除。这将要求切断传播链，并为此确定和处理所有病例，跟踪接触病例的人员，从而使西非及西非以外地区的每一个人都安然无恙。

埃博拉病毒爆发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受影响国的影响将越大，而且，它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也将越大。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做出持续紧急反应。首先，我们必须尽快制止病毒突然蔓延，从而减小埃博拉病毒对医疗保健、发展、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风险。其次，我们必须确保能坚持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同时确保能保持稳定。第三，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恢复问题并思考它会涉及什么。

正如安理会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强有力的制度和机构是和平与繁荣的根基。让我们竭尽全力确保永不再出现像这次那样的病毒爆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纳巴罗先生的全面通报。

我现在请班伯里先生发言。

**班伯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在安全理事会介绍埃博拉危机的最新发展情况和联合国埃博拉病毒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的应对措施。

在安全理事会9月份举行会议并通过第2177（2014）号决议的当月，近5 000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例迅速增多，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局面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最坏假设情况的预测。虽然假想的最坏情况并未出现，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埃博拉病毒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危及整个地区，并且构成一种全球威胁。现共有8个国家境内出现埃博拉病例，而如今，还有更多国家受到威胁。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本次区域风险最大的国家，一旦埃博拉病例传播到它们当中某个国家，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迅速和有效地做出应对的能力或体系。即使现在，尽管假设的最坏情况并未出现，但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仍然有一些地区，那里的情况是，我们看到病例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实际上病例数量迅速增多，正同时构成巨大风险和重大挑战。

埃博拉疾病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紧急情况，而且非常难以防治。虽然已知有5 400多人死亡，但可以肯定，实际死亡人数比这一数字多得多。这些是报告的病例总数，但我们知道真实数字无疑要多得多，而且更多的人——尚未被传染者、将要被传染和行将死于这种病毒者——仍然会死去。

但除了伤亡人数以外，埃博拉病毒正在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计造成破坏性损失。这是我屡次和非常清楚地从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国家元首和下属省或区一级的各级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一个信息。即使埃博拉疾病在这些国家的社区内不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疾病，其后果也普遍影响到这些社区的经济和生计。

有许多统计数字可证明埃博拉病毒的影响超出健康影响范围。利比里亚财政部长最近报告说，虽然先前曾预计利比里亚经济将增长5.9%，但现在预计会减少0.4%。儿基会报告称，因埃博拉病毒失去双亲的孤儿超过3 300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10 000所学校已关闭，200多万本应在校的儿童现在无法上学。世界银行报告说，利比里亚在埃博拉危机爆发时的劳动力有46%现已失业，其中将近一半人自病毒爆发开始以来一直没有工作。

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之一是，随着病毒在各国的蔓延，这些国家的政府做出应对的需要——包括财政需要——正大幅增加，但政府的收入却不断减少。因此，可用手段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几乎天天都在增大。埃博拉危机在行动方面构成许多重大挑战。其中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是其性质不明。世界以前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危机。这些国家、其医疗保健系统、其社会和联合国卫生专家都未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正在打造而又同时投入使用的工具抗击这一看不见的敌人。

此外，受影响最大的各国及其政府没有完善的体系，无论是医疗保健体系、监测基础设施、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还是通讯基础设施，都是如此；联合国或非政府组织伙伴在这些国家也没有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地区机构，而为了切实有效地防治这一疾病，这些设施和机构现在必不可少。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秘书长在第2177（2014）号决议和大会第69/1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后决定设立埃博拉特派团。我认为，在动员有效防治这一疾病的国际政治意愿和资源方面，安全理事会给予埃博拉危机的关注是极其重要的。

在埃博拉特派团组建后最初的30天，我们非常重视在实地部署必要的能力。在30天内，我们在信息收集、分析、规划、部署和建立行动能力等方面试图完成的工作是联合国各特派团通常要在数月内循序完成的工作，而且，我们试图同步开展所有工作并且基本上是在30天的时间内一并完成。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就此取得了成功。我们在四个国家派驻了人员，并且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展开行动。我们建立了领导小组和必要的行动能力，以开展埃博拉特派团的行动。另外，我们不仅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而且还在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都部署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因为埃博拉疾病正在这些地区不断蔓延，而且我们将不得不最终在那里抗击这种疾病。

我现在要花几分钟时间谈一谈今天马里的事态发展。尽管我刚才谈到，特派团已经在三个国家投入运作，并已在四个国家派驻人员，但今天，在与马里的凯塔总统磋商之后，秘书长指示我们立即在马里派驻人员，以便支持该国自己防控埃博拉疾病的努力，以防疫情传播。秘书长正在从当前的危机中汲取重要经验教训，并且下定决心，联合国系统应在早期迅速、果敢地采取应对马里危机的行动，以防出现类似马里一些邻国遭受的那样的破坏性影响。

埃博拉应急特派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派团，在许多方面因地制宜，以便应对一场独特的史无前例的危机。特派团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它是第一个卫生应急特派团，也是第一个联合国全系统特派团。特派团的核心是危机管理特派团，唯一的目标

是制止埃博拉病情，这是特派团唯一的目标。特派团之所以独特，还因为其组成方式及其所侧重的必须实现的目标，其中包括安全埋葬、治疗病例以及查明和追踪接触者。这意味着特派团的组织结构以其必须取得的结果为中心，而不是视为它提供的投入而定。我们制定了全面的30天、60天和90天计划，此外还有一项以30天、60天和90天所载目标为基础的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取得成功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一项能够实现的计划，这项计划一旦得到落实，将实现既定目标。这是良好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埃博拉应急特派团能够体现的其中一个价值。我们在行动地区开展的工作，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结果，包括确定病例、安全埋葬实体、治疗病患等等，得到了五项根本辅助性活动的支持，即后勤、信息管理，这对实现我们的行动目标来说绝对至关重要、动员人力资源，不仅涉及埃博拉应急特派团，还有追踪接触者的人员、社会动员以及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将不会自己开展所有这些活动。我们将开展其中一些活动，但大多数活动正在由其它方面进行，包括在埃博拉应急特派团框架内开展工作的联合国机构伙伴以及正在使危机得到控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我要赞扬无国界医生组织，我在所有访问中都与该组织会面，从它提出的建议中受益匪浅。该组织自今年3月埃博拉危机爆发以来，在应对危机方面做了杰出的工作。

正如秘书长特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看到危机应对工作开始取得重要改进。我们听到了一些令人非常鼓舞的消息。我们知道，没有出现病例数字成倍增长这种最坏假想情况。每周新发病例数字正在减少，或者至少趋于稳定。就防治工作而言，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字表明，就已知病例而言，我们在隔离病人方面，正在完成55%的目标人数，在埋葬方面则已完成目标的87%。与安理会上一次就这一议题举行会议（见S/PV.7279）时的情况相比，这些是很重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离结束危机相距甚远。

首先，这些数字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因为它们指的是已知病例中隔离病人和安全埋葬的情况。真实的病例数字高得多，因此完成目标的百分比将低很多。即使我们在一些地区看到了重要进展，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病例数字迅速增加，情况显著恶化。几内亚尤其面临一些困难。几内亚从国际社会那里得到的关注和资源不及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虽然上述两个国家的病人更多，但由于与地理分散、一些族群的特点、安全关切以及国际社会提供的资源相关的各种原因，几内亚的疫情防治工作较为复杂，使控制几内亚危机的挑战显得尤其严峻。因此，埃博拉应急特派团正在加强对几内亚局势的关注，并且努力把更多资源集中在那里，即使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支持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努力。

我要强调指出，正如纳巴罗特使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在一些领域取得进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区本身正在采取行动，并且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保护自己。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就社区开展的工作和行动而言，联合国没有丝毫功劳可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看到取得重要进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采取了应对措施。我认为，我们得以证明，我们通过的战略在使用时是行之有效的。战略取得了成功。这令人感到十分鼓舞。但这也构成特别巨大的挑战，因为必要的业务应对措施非常复杂。它需要动员许多方面。应对措施操作起来是复杂的，并且需要大量资源。需要大量的人力、基础设施以及资产，以便在面临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地区开展一切必要工作。这意味着，纳巴罗先生提到的、我们所有人都赞同的目标，即零传播，也就是我们看到最后一批病例接受治疗的目标，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在实地大量增加资源。只靠在各各国首都开展的工作，我们无法取得成功，更不用说靠在阿克拉开展的工作。

我还要强调，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样的战略行之有效，还知道取得成功的一些基本要素。除我

先前提到的计划外，至关重要是政府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并建立危机管理架构。我高兴地指出，在塞拉利昂、几内亚以及利比亚，政府都发挥了领导作用，埃博拉应急特派团以及其它伙伴则为危机管理架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架构开展工作的程度不同，但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个架构。我们还必须确保作出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同样，我认为这方面的情况在三个国家每天都在改善，部分归功于埃博拉应急特派团一直在发挥的作用。但显然，要使这场危机得到控制，必须做远为更多的工作。扭转趋势是困难的，实现病例数减少非常困难，使之减少为零将更为困难。在最为偏远的地区，要把病例数减少为零，需要做出大量努力，投入大量资源，追踪接触者，机动工作，并且付出艰苦努力。我们面前任重道远。

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这一疾病的地域传播范围扩大，这大大增加了在实地拥有资源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为了走在这一疫情的前面——不是应对疫情，而是能够在发生疫情的地方战胜它——我们不仅需要把能力分布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而且需要更大流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包括追踪接触者、卫生专家、实验室能力、社会动员、掩埋队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却是绝对必要的。

最后，我认为，我们应当像纳巴罗先生所说的那样，对已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振奋。取得这些成就的各方，特别是各国政府和社区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应当为它们的成就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深陷这场埃博拉危机之中，这一非常危险的危机在今天和明天对受影响的人民、社会、社区和国家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知道，只要埃博拉在一个国家存在和扩散，它就对所有国家构成危险。

这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安全理事会的关注是深受欢迎的。我们现在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必须迅速

工作，我们必须聪明地工作，我们必须工作到消灭这一疫情为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班伯里先生及时和全面的通报。

我现在请芒热先生发言。

**芒热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安理会专门关注实地现状，让我在此发言就是明证。

自4月以来，法国红十字会与几内亚红十字会一道，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并肩同埃博拉危机作斗争。我现在身负重任，向各位介绍我们每天与埃博拉进行的斗争和困难，以及采取的全球协调一致行动将尽快遏制疫情的希望。

11月18日，法国红十字会在第一个埃博拉治疗单位迎接了首批病人。尽管这一单位以创纪录的时间建成，但只是经过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几内亚森林区马森塔作出非凡的动员努力，以及法国和几内亚各级政府作出承诺之后才投入使用。该地区是科特迪瓦疫情的原发中心，该流行病已在那里不停地肆虐9个月。疫情不加区别地影响到人口所有阶层。在马森塔，病人被转送到中心或自行前来接受医疗。

鉴于应急界对马森塔中心寄予很大的希望，该中心是一个额外的资产，为病人带来了生存的希望。但是，光靠该中心无法遏制这一令人生畏的流行病。

此时此刻，埃博拉甚至对马森塔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各小组正在逐项克服挑战，以尽快增加我们的能力，但是他们无法满足所有需求。建立基本用品的进出渠道和动员几内亚和国际医务和非医务人员，是尽快加强我们应对能力的必要条件。确保参与干预行动的工作人员的生物安全，也是该行动的核心部分。

几内亚的疫情尚未获得控制。最近几周，受影响地区的病例激增，在新省份也发现了新病例，并且新病例在被认为已治愈的地区重现。国际动员工

作已开始在地产生效果。因此，我们欢迎各国政府、联合国和人道主义行为体作出的承诺。尽管如此，埃博拉病毒始终领先一步。这一流行病走在我们的前面，迫使我们根据人道主义的迫切需要作出反应，没有能力预测或限制其发展。必须加强国际动员工作，以采取具体行动应对实地需求。此外，必须作出多样化努力，确保适当落实这场斗争中的所有必要因素。

红十字会的行动以其应对战略的五大支柱为基础：医疗；安全和有尊严的葬礼和消毒；提高认识和沟通；监测接触者；以及向实地人民及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在疫情爆发地区周围协调这些因素将使我们有一天能够遏制疫情。在实地由省府抗击埃博拉协调单位主持的每日协调会议，起到了确保作出这些努力、特别是产生相关合力的根本作用。

在这场斗争的必要非医疗活动中，我们必须强调几内亚红十字会志愿人员自疫情爆发以来勇敢地开展的活动：运送病人、消毒以及确保安全埋葬。自3月以来，他们对关于社区中疑似病例和死亡的警报作出回应。他们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面临风险。他们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工作并同患者打交道，面临感染这一流行病的风险。他们接回病人并把尸体放在尸袋里带回来。几内亚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坚定地执行这一可怕任务。他们的承诺将导致打破今天和明天的传播和复发链条。

我谨再次向安理会强调我对这些志愿人员的钦佩，他们每天遭到家人和邻居的污名。在马森塔，他们有些人被迫经常搬家，有些人的妻子儿女不辞而别，有些人失去了亲人。

今天，我们和国际社会的作用仍然首先是协助这些护理人员，他们在每个社区和疫情爆发地区、直至受影响家庭落实国家和全球战略。

无论是来自几内亚红十字会、军方还是民间社会的几内亚工作人员的任务，继续由于民众的不信任而受到损害。因此，提高认识对于有效的参照基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项工作必须每天进行。

在马森塔早晨协调会议上确定新爆发的疫情。外联小组动身去为几内亚红十字会的志愿人员打开社区的大门，这些志愿人员负责监测病例接触情况。

面对压倒性的文化抵制和这场斗争永远不会结束的可怕感觉，我们有时候失败。如果我们无法进入社区，就不会及时阻断传染途径。取决于该边境地区人民的流动情况，疫情会从这里转移到别处。为了成功，我们必须不仅发出传统的提高认识信息，而且还要赢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使他们听取我们的信息。没有受影响民众的参与和贡献，我们就无法打败埃博拉。

作为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国家成员，正如站在埃博拉危机前线的非政府组织的同事们指出的那样，如何开展我们的工作是一项新的挑战。安理会认识到我们在动员已准备好部署到当地以应对复杂疫情的合格人力资源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除了医务人员外，我们需要水和卫生专家、驻地协调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以及许多其他人才。全球媒体报道和一些关于管理在实地受感染者返回问题的决定，可能影响国际人才的招募。各国关于确保医疗后送的承诺，对于向任何国籍的所有参加者提供最佳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几内亚同事。他们若被感染，也必须能够获得妥善的护理和心理社会支助。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向可能非常偏远的地区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资。这些至关重要物资的生产、采购和运输是沿着一条岌岌可危的供应链进行的，任何干扰这一进程的现象都可能造成这些活动放慢乃至停止。

在这一紧张而不确定的局势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皆大欢喜”的结局：治愈的患者领导社区外联会议；托儿所欢迎患者的孩子并尽力向这些孩子提供支助；以及当一个社区开放供开展防治工作以及一个传染链被隔断时，我们的团队兴高采烈。这些小小的胜利属于实地工作人员，而且常常是因为

实地的人们休戚与共，而不论他们隶属哪个机构：红十字、国际非政府组织或联合国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几内亚境内肩负着传统上不属于其任务授权的任务，通过建造护理中心与空运人员和物资提供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还要说，几内亚是一个具有真正积极因素的了不起的国家，而几内亚人也充满魅力，热情好客。尽管爆发了埃博拉疫情，但那里的生活仍在继续，而且也必须继续下去。埃博拉疫情造成的间接影响尚待计算，但我们已经知道，卫生服务受到了严重影响，粮食安全有可能成为令人真正关切的问题，总体发展步伐已经放慢。作为人道主义行为体，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帮助遏制疫情，不仅出于卫生原因，而且也为了恢复发展步伐。

我感谢安理会的关注。我希望本通报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的总体考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芒热先生的通报，并特别肯定他同法国驻几内亚红十字会一道在前线提供的出色服务。我还要确认，为了抗击埃博拉病毒，班伯里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我想，加纳现在是午夜前后，因此，我们深切赞赏他参加本次会议。

在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他们发表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再次对非洲埃博拉疫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对埃博拉病毒对西非、特别是对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产生的影响，深表关切。安全理事会感谢该区域的会员国做出重要贡献和承诺，继续主导当地对埃博拉疫情爆发采取的应对行动，并处理埃博拉疫情爆发对各个社区产生的更大的政治、安全、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包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顾及对该区域的长期恢复进行规划，包括在建设和平委员会支持下这样做。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仍然需要积极追踪与病患有接触者，开展社会动

员，以及促进社区参与，特别是在疫情最严重国家主要城区外的地方这样做。

“安全理事会强调，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必须继续加强同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政府、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者，包括与双边伙伴和马诺河联盟、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世界银行集团和联合国系统等多边组织的协调，以便更快地发现应对措施不足之处，更充分更高效地利用所有埃博拉应急援助，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安全理事会为此请秘书长加快做出努力，在各国首都以外的省和地区一级增加埃博拉特派团的派驻人员和活动。

“安全理事会对最近接报马里有人感染埃博拉表示关切。安全理事会肯定马里政府采取的重要步骤，包括任命一名埃博拉疫情协调员来主管政府的所有应对措施。安全理事会申明，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境内和境外发现、防止、处理和隔离埃博拉疑似病例和减轻其影响，必须加强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准备工作。安全理事会回顾旨在加强各国发现、评估、通报和处理公共健康威胁的能力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

“安全理事会欢迎埃博拉特派团做出努力，根据联合国大会规定的任务，全面领导和指导联合国系统的作业。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包括西非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都需要与埃博拉特派团密切协作，在现有的任务规定和能力范围内，立即向疫情最严重国家的政府提供援助。

“安全理事会赞扬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线工作的人，包括各国的医护和人道主义人员、教育工作者和掩埋队成员以及各个区域的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提供的国际医护和人道主义人员，赞扬他们做出英勇和无私的重大努力。安全理事会向在埃博拉疫



情中丧生的人、包括在一线工作的各国人员和国际人员的家人表示慰问。安全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国、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继续做出反应，以满足对医护人员的巨大需求，填补拥有环境和个人卫生专业知识人员的严重短缺。

“安全理事会特别指出，尤其必须做出必要安排，包括建立病患后送能力和提供治疗和运输，以便于医护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立即不受阻碍地持久部署到疫情国家。安全理事会欢迎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宣布采取措施，为医护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提供病患后送，并在本地提供其他治疗方案。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国际社会做出重大努力，加强它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的协调应对措施，并注意到实地因这些措施而取得的重要进展。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赞扬那些在疫情国家与实地的其他各方一起开设埃博拉治疗站并提供其他重要支助的会员国。安全理事会敦促所有会员国、双边伙伴和多边组织加快提供资源和财务援助，提供流动化验室和野战医院，以提供不涉及埃博拉的医疗服务；提供训练有素的专职临床人员和服务，供埃博拉治疗站和隔离间使用；提供治疗方法、疫苗和诊断手段，以用于医治病人，限制或防止埃博拉病毒的进一步感染或传播；并提供个人防护装备供一线工作人员使用。安全理事会促请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的会员国，提供方便，以便立即将这些援助送交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安全理事会强调，由于疫情最严重国家的实地需求在不断变化，因此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要继续保持灵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要求，迅速应对新爆发的疫情。

“安全理事会强烈敦促会员国以及航空和海运公司在采用适当的公共保健程序的同时，保持与疫情最严重国家贸易和运输联系，以便

为在该区域各国境内外遏制埃博拉疫情的一切努力都能及时落实。在确认适当筛选措施可在阻止疫情蔓延方面起重大作用的同时，安全理事会继续感到关切的是，由于对其实行了贸易和旅行限制，疫情国家被孤立起来，受到不利影响，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和塞拉利昂国民，包括埃博拉的幸存者及其家人或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也受到歧视。”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14/24。

我现在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西非埃博拉疫情在规模、范围和影响上都是空前的，它不仅仅是一场卫生危机。这次疫情已经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后果，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学校关闭、生计丧失，此外还威胁到政治稳定。

安理会正确地认定，埃博拉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埃博拉病毒对人造成的影响的最残酷特点之一是，它剥夺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母亲安慰患病的孩子，家庭照料得病的亲人，或者死者获得传统、有尊严安葬。这些都严酷地提醒我们，埃博拉疫情不仅带来可怕的死亡——死亡人数现已接近5 500人——而且造成其他可怕的人间悲剧。估计在这次疫情中已有逾15 000人被感染，3 300儿童沦为孤儿。

妇女所受的影响尤为严重，而且情况往往如此。她们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高于男子。她们照料得病的亲人。在一线医护人员中，她们占多数。我们必须确保优先满足她们的需要。

10月份，安理会被告知，应对措施远远跟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防治工作如果失败，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见S/PV.7279）。我们今天听到的通报证实，我们已经开始汇聚力量，投入这场严峻竞赛，追上并制止埃博拉病毒。

上周在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强调了他们确保国际努力遏制疫情的承诺。在受灾国的领导和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的协调下展开的应对努力已经开始初见成效。

我简单地谈三点。

首先，自满是我们的最大敌人。疫情流行曲线已经开始下行。我们正朝着到12月1日实现隔离、治疗和安全埋葬比例达到70%的最初目标方向取得进展，开始看到能够帮助遏制疫情蔓延的重要行为转变。但尚未大功告成，现有成果很容易被逆转。某些地区疫情传播的速度可能有所减缓，利比里亚上周报告，新增病例已从最高每周逾450例降至80例，但病毒仍在蔓延，尚未扼制住。我们也看到存在进一步危及其他国家的风险，现在据报马里已出现埃博拉病例。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的例子表明，埃博拉是可以被击败的。关键在于，该地区国家要加强防备和警惕，以降低风险。更广泛地说，采用适当的筛查措施可发挥制止疫情蔓延的重要作用。

其次，必须根据疫情不断变化的性质调整应对措施。总体进展已为新病例突增，特别是应对措施迄今未及的偏远地区新病例突增所抵消。我们的应对工作必须能够把地域重心转向需要的地区，迅速应对新疫情。需要可持续地部署足够数量的医务人员。我们需要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及时提供明确信息，说明现有缺口所在以及迅速填补的办法。

我们还必须应对危机的间接影响，包括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崩溃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顾应对埃博拉病毒，听任孕妇死于分娩，让可预防的疾病得不到治疗。我们还必须支持尽早恢复工作。工作就业和民众生计对于帮助家庭恢复正常生活，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来说，至关重要。

这些努力要求各方采取全面应对办法，需要社会各组成部分，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当地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参与。

第三，澳大利亚致力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参与国际应对行动。澳大利亚将提供2 000万美元用于为100张埃博拉病毒治疗病床进行供资和医务人员配备，作为由联合王国主导的在塞拉利昂的努力的一部分。我国将提供200万美元，用于资助技术人员在物流、培训及水和卫生方面发挥“非一线”作用。我们已经响应纳巴罗先生发出的迅速提供灵活财政资源的号召，除了已经为其他一线服务提供的800万美元之外，再为联合国信托基金提供1 000万美元的先期捐款。此外，我们正在提供200万美元，以帮助本地区近邻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太平洋岛屿国家提高其预防能力。迄今为此，澳大利亚已经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提供的资金总额达4 200万美元，我们当然会继续评估我们可在哪些方面作出最有效的贡献。

最后，我谨赞扬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在第一线为挽救生命，减轻痛苦而工作的医护工作者。目前已有300多医护工作者死于埃博拉病毒，近600人被感染。

我们知道如何战胜埃博拉。为了这种可怕疾病的受害者和各国公民，我们有责任提供充分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帮助战胜这一威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其他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毕晓普外长，我谨感谢你来到纽约主持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纳巴罗特使和班伯里特别代表的通报。我们要感谢芒热先生的发言，更要感谢他所提供的服务，同时也要感谢在第一线服务的所有医生、护士、丧葬队成员和其他人员。我们也感谢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和塞拉利昂的代表出席今天会议，感谢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抗击这种致命病毒的英勇努力。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

现在，我谨对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驻几内亚埃博拉危机管理人马塞尔·瑞

达斯格瓦的去世表示哀悼。1月份，我曾在科纳克里遇见马塞尔，当时他刚就任新职不久，但却已在精力充沛地执行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上周，他因心肌梗塞意外死亡，这对他的家人和联合国大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两个月前，即9月18日，一名来自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人员杰克逊·尼马先生在第一次关于埃博拉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言。他说，因为缺乏病床治疗，病人死在他工作的诊所门外。杰克逊说，“我与我的同事们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战胜埃博拉病毒的。……国际社会必须帮助我们。”（S/PV.7268，第6页）

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判断。直到那时，没有适当尽力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致命蔓延。安理会通过前所未有的第2177（2014）号决议，承认埃博拉疫情爆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与大会一道承诺调动资源以遏制疫情。

两个月后，疫情继续加重。安理会9月份开会时，已有2 500余人死亡；今天，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 000。9月份，感染人数为5 500人；今天已经超过15 000。战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埃博拉病毒依然占上风。然而，我们正开始看到国际社会集体对策产生作用。迄今为止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始终阐述的观点：我们知道如何赢得这场战斗。联合国设定了在60天内达到的目标：使70%的死者能够以安全且有尊严的方式埋葬，以减少因不安全埋葬而产生的新感染。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努力达到这一目标。

10月底，在我访问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时，我来到了塞拉利昂首都，我亲眼目睹了刚到的英国部队和文职人员在支持他们塞拉利昂同僚方面发挥的指挥和控制能力，丧葬小组和有利的公共宣传在24小时内从安全埋葬30%的死者到据报埋葬98%的死者。这些事都发生在一周以内。

我们决定要能准确、方便和高效地检验埃博拉病毒，知道快速和可靠的检验结果是遏制病毒蔓延的关键所在。我访问了美国海军设于利比里亚邦格

郡的埃博拉化实验室，它将在这个区域等待化验结果的利比里亚人的等待时间从5天减少到3小时至5小时。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指出，11月4日，在受影响国家的53个受埃博拉影响的地区中，只有33个地区有能力在收集到病体样本后24小时内将样本送到化实验室。到11月17日，所有53各地区都具备了这种能力。

我们知道这项数据并不完美，也绝不是全部事实。隐瞒不报在受影响区域是一个严重问题。并非每名死者都据实呈报，即使在监管下也发生一些不安全的埋葬事例。尽管每一个地区都能在24小时内将病体样本送到化实验室，但并没有指出化验结果何时能送回来。不过，即使这些数据并不全面，但毫无疑问，我们都正在努力拯救生命。上个月，利比里亚每星期平均感染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大都是国际社会大力支持利比里亚政府领导的结果。

10月初，塞拉利昂凯内马区有感染病例429例，是全国感染人次高的地区。截至两天前，凯内马区在整个11月份没有一个新增病例，这大都是非政府组织与当地部门和社区合作的结果。如果不是全球全力进行防治工作，埃博拉病毒将继续在这个区域蔓延，这将使数千人遭到感染和死亡并将我们的集体安全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如果由于我们看到了进展，认为我们正在遏制病毒爆发的轨道上，这将是极大的错误。仅仅由于我们达到了一些设定的基准，就认为我们已经遏制了这种病毒的蔓延，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上星期，塞拉利昂又发生533个新感染病例，这是该国爆发疫情以来一星期内最高的感染数。在几内亚，仅离疫情爆发地点数公里的村庄至今仍不知这种病毒的存在。我们还正在面对另一个新的疫情爆发地点——那就是马里。

我们的反应必须灵活、敏捷和具有区域性。我们需要随病毒而动，当病毒出现时，迅速应对突然增加和减少的病例。正如我在科纳克里见到几内亚

外交部长时他所说的那样，“只要蒙罗维亚还有一个病人，几内亚的疫情就不算过去”。

我要提出五点要素，不仅要改变这种状况，也要最终消除这种病毒的存在。

第一，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必须帮助协调各个联合国机构、会员国和组织的工作并使这项工作针对更好的目标，使我们的集体应对工作取得最大效用，其中包括查明不断变化的差距、决定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来弥补这些差距以及将这项信息尽快通知参与这项工作的各国政府、组织和机构。这需要埃博拉特派团雇佣素质优秀的工作人员和加快推动业务，将各个小组派往实地，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各种需要并在地方层面立即堵住差距。我们作为安理会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4）反映出它要求秘书长：

“加快做出努力，在各国首都以外的省和地区一级增加埃博拉特派团的派驻人员和活动”。

第二，捐助方必须根据当时的需要提供援助，而非根据我们各国的情况提供捐助。例如，随着疫情的变化，我们认为现在最有效的做法是对社区治疗中心给予支持，在广大区域建造10至20张病床的小型埃博拉治疗单位，而非建造有100张病床的单独埃博拉治疗单位。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什么是利用一美元、一欧元、一日元、一马克或一英镑来遏制埃博拉病毒的最好办法。如果答案与我们今天的做法不同，我们就需改变方向，或甚至立即做出改变。

第三，我们需要更多国际保健人员来支持英勇的国家保健防治人员。如果无法持续提供医生和护士，埃博拉治疗单位根本无用。大约随时需要1 000名国际保健人员提供支持。然而，在这种前所未有的需求面前，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国际医疗团等团体强调了招募自愿工作人员方面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我必须指出，展望未来两个月，我不敢确定国际保健人员以及甚至今天拥有的各种用品是否能维持两个月之久。我们赞赏已经派遣或承诺派遣外国

医疗队伍的国家以及在这些医疗队工作的男男女女——从瑞典和挪威到中国和大韩民国。这个名单已经很长，并将越来越长。

作为非洲联盟努力的一部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帮助遏制其本国边界内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承诺将提供1 000多名保健人员。更多国家需要派遣医疗队，而已经派遣医疗队的国家必须随时有替换的医疗人员待命，以便在未来几个月能不断补充人员。

欧洲联盟最近承诺为感染埃博拉的国际医疗人员提供医疗后送以及在欧洲给予治疗，美国将对这项努力提供我们的医疗后送飞机，这种努力是使更多国家作出承诺的关键。各国政府也必须清除阻挡自愿人员参与这项工作的障碍。这意味着使自愿人员更加方便而非更加困难前往感染地区，并在他们回国时以英雄方式对待，而非污蔑或隔离他们。

第四，我们需要更加善待来自感染国家的保健人员和其他自愿人员，使他们能为他们的国家提供服务而无需担心他们自己的生命。上星期，利比里亚报告之前30天有28名保健人员遭到感染。这个星期，塞拉利昂有第六和第七名医生死于埃博拉。昨天，马里有一名医生死于埃博拉。

大约已有330名保健人员死于这场疫情。保健人员需要有更好的培训和更好的设备以免有更多人死亡。为了满足这项需要，美国在蒙罗维亚新设了一个中心，第一批150名利比里亚保健人员已经毕业，它还将设立一个流动培训单位，在该国各地培训利比里亚保健人员——蒙罗维亚医疗单位——它目前由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处提供人员。

尽管承担最高风险的保健人员的需要应最先得到满足，但在利比里亚执勤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极可能不会发生但有此需要时也可使用美国提供的设施。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维和人员——文职人员、部队官兵和警察——会被认为他们面对险情和参

加这项历史性的努力，而不是在利比里亚最需要他们时，将他们拒之门外。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我们需要为相邻各国新的疫情爆发做好准备，并在疫情爆发时迅速加以扑灭。由于这个理由，美国正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通过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40多国的官员进行合作。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正在加强国家保健体系应对传染性疾病威胁的能力并使全球卫生安全成为国际优先事项。正如马里最近的事件表明的那样，只要责任链上一个环节断裂，全国或整个区域的福利都能处于风险之中。埃博拉会惩罚我们的每一项错误。

在受到感染国家，埃博拉幸存者时常能得到一份证书，证明他们已经痊愈。在我访问西非途中遇到几名这样的幸存者。不论他们个人的经历如何，没有一个人似乎感到完全自由。在几内亚，一名24岁的前教师Fanta Ulene Kamara告诉我，她度过了三段不同的人生：埃博拉前的人生、感染埃博拉后的痛苦人生以及作为一名幸存者的人生。她说，自她目前战胜病毒以来遭到的蔑视是她最痛苦的人生。朋友不再同她交谈并避免在公众场合与她相遇。在我们会面后，当我想要拥抱她道别时，她迟疑不决，并以拳头相碰——也许她害怕把病毒传染给我。甚至她似乎都不相信她已经完全治愈了。

我讲述Fanta的遭遇是因为我们能够建造所有所需的埃博拉治疗单位、提供快速、可靠的化验结果、有充裕的联系小组和保健人员——我们还能列出许多事项——但如果我们无法解除在大部分受感染地区的恐惧和蔑视，我们就没有完成工作。我们仍然无法摆脱埃博拉的困扰。

但是，在Fanta的故事中，也有理由抱有希望。Fanta不仅是一名埃博拉幸存者，而且现在也是一名埃博拉护理人员。她在一个无国界医生组织诊所工作，在那里，她的存在向病人显示，埃博拉病毒是可以被战胜的。Fanta还为那些幸存者提供辅

导，使他们准备好应对在外界依然令人遗憾地等待着他们的污名化现象。

要实现消除埃博拉，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抗击埃博拉，如果我们做我们已看到在抗击这一致命病毒中奏效的工作，我们将找到世界上最勇敢、最无私的伙伴与我们并肩作战，没有任何一场战斗比它更崇高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赞赏鲍尔大使亲自致力于应对这一挑战，包括她最近访问西非。

**刘结一先生（中国）：**我感谢纳巴罗博士、班博瑞特别代表所作的通报，我也认真听取了莫盖先生的介绍。

近期，西非埃博拉疫情发展呈现减缓势头，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新增感染病例下降，这表明国际社会抗击埃博拉疫情工作已开始取得成效。有关国家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蔓延势头仍未得到根本遏制，继续严重威胁西非地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国际社会对此不能松懈，必须继续为抗击埃博拉疫情做出更大努力。中方认为：

第一、国际社会应继续采取措施，巩固现阶段抗疫工作取得的成效。希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加强对疫情的监督和防范，尽快全面、准确地收集、分析疫情信息，研判疫情走势，科学指导和协调国际社会抗疫努力。

第二、有关各方要切实兑现援助承诺。抗击埃博拉的工作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中方敦促有关各方尽快将援助承诺落到实处，及时、有效地帮助疫区国家遏制、消除疫情，增强疫区人民彻底战胜疫情的信心。

第三、积极帮助疫区国家开展疫后重建。此次埃博拉疫情给疫区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应着眼后埃博拉时期，及早布局，早日规划，全面帮助疫区国家

开展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使其尽快重新走上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道路。

大难无国界，大爱亦无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情同手足。当非洲兄弟遭受埃博拉疫情时，中国人民感同身受。帮助非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今年3月有关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已先后提供了4轮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约合1.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卫生领域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为尽快落实有关援助，中国政府通过包机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将援助物资运抵疫区并分发使用。

目前，中国前3轮援助举措已全部落实到位。第四轮举措也在逐项落实。其中援利比里亚治疗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当中，预计本月底前竣工并投入使用，这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外宣布第4轮援助措施仅1个月时间。上周末，负责运营和管理该治疗中心的首批163名医疗队员已抵达利比里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援助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将向包括当地民众在内的所有人员开放，体现了中方援助措施真正面向基层、以人为本的特点，中国也成为首个在疫区自主援建、自主派医护人员运营和管理治疗中心的国家。同时，中方40人团队也抵达塞拉利昂，继续开展移动实验室监测工作。目前，中方在疫区的医疗人员约400人。未来数月，中国累计将有1 000人次的医疗人员、公共卫生专家奔赴疫区一线从事人员培训、实验室检测、病例留观和治疗等工作。中方并提供了包括移动病毒检测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等设备，以及粮食、药品、卫生防护装备、焚烧炉、救护车、卡车、摩托车等大量疫区最急需物资。

根据疫情发展，中方第4轮援助已经面向后埃博拉时期，着手帮助疫区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本月上旬，中国首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抵达塞拉利昂开展工作。中方正积极考虑在非洲建立病原和热带病防治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参与非盟的“非洲疾病防控中心”建设，并计划培训1万名医疗护理人员和社区骨干防控人员。为遏制

疫情扩散，中国不仅向疫区三国，还向马里、刚果（金）、科特迪瓦等疫区周边10个国家及时提供了防疫物资设备援助。并向联合国应对埃博拉疫情多方信托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和非盟分别提供了600万、200万和200万美元捐款。

昆兰先生主持会议。

在中国政府积极提供抗疫援助的同时，在几内亚等疫区国家的中国企业也纷纷捐款捐物，参与抗疫行动，善尽社会责任。许多中国企业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持所在国发展经济，赢得了所在国高度赞赏。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行动充分印证了中非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中方将同国际社会各方一道，继续为帮助非洲有关国家和人民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应当提及，比舍普外长对她需要在我们会议结束前离开表示歉意，但她很快就要飞往澳大利亚。

**贡博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愿感谢戴维·纳巴罗先生、安东尼·班伯里先生以及托马斯·芒热先生关于埃博拉疫情发展情况的相关通报。9月18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埃博拉疫情的紧急会议（见S/PV.7268）使我们得以评估该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的确，最近数周实地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埃博拉疫情无法预测，并且继续向非洲其它国家扩散，如目前向马里扩散，这令人遗憾。非洲以外的国家也受到影响，其民众沦为受害者，这一事实说明有理由担心埃博拉病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该疾病造成许多后果。9,000多位受影响者中已有5,000多人死亡。学校等公共机构关门歇业。官方数字似乎低于实际数字。埃博拉削弱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冲突后时期取得的各种成果，使安全理事会对这些国家的制裁措施难以执行。

在防治这场疾病的斗争中，国际援助至关重要。有134个国家作为提案国、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2177（2014）号决议表明了国际社会动员起来应对这一非同寻常威胁的力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众志成城防治大流行病的势头要求做出提供援助的承诺并在实地加以落实。

乍得赞扬受影响国家没有沦为恐慌的牺牲品而是表现出坚忍不拔。我们也向受害者表示敬意，包括那些全力以赴照顾患者、为恪尽职守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医务工作者。考虑到埃博拉问题的国际性层面，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动员力度，以消除这一祸患。媒体必须发挥提高认识的积极作用，而非利用其报道来传播制造恐慌与凄凉的图景。

我们欣见联合国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实地扩散，特别是在部署来自受影响国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之前对其进行检疫隔离，并提高未受影响国家对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认识与了解。必须采取进一步预防措施，例如，建立治疗中心和开展追查感染源的工作，以确保提供妥善护理。

我们赞扬在努力遏制埃博拉扩散的工作中取得具体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依然不足。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加大应对疫情的力度。在这方面，我们鼓励医生、医务人员以及国际伙伴前往实地以便支持已经在那里奋战的人们。除埃博拉疫情所致的恐惧外，我们还必须避免污名化。暂停前往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航班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呼吁仍在提供前往这些国家航班的航空公司继续这些服务。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治愈埃博拉。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埃博拉疫情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本次会议。我感谢各位通报人戴维·纳巴罗先生、安东尼·班伯里先生和托马斯·芒热先生以及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和塞拉利昂等国大使。法国谨通过他们向受害者和那些近距离接近患者，为其提供帮助的当地及国际工作人员表示敬意。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进展并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这些进展依然是不够的，仍有太多地方受到影响。此外，马里的病例是又一个引起我们关切的问题。我们感谢纳巴罗先生、班伯里先生和联合国所有有关工作人员在战略和业务层面采取的行动。我们还鼓励联合国继续努力，在尽可能接近实地受害者的地方部署其工作人员。我们痛惜联合国几内亚特派团团长马塞尔·瑞达斯格瓦先生突然去世，并向其家人、亲属和卢旺达表示慰问。

防治埃博拉疫情的斗争动员起法国最高层面。上周，我国国务秘书安尼克·吉拉尔丹女士与欧洲联盟协调员克里斯托斯·斯蒂利亚尼德斯先生一道，利用位于疫情最严重地区中心地带的几内亚森林区Macenta的治疗中心开张之机，访问了几内亚。该治疗中心已投入运作，初始能力为50张病床，如有必要可大幅增加。吉拉尔丹女士还前往马里以表示法国对该国的声援，并迅即加大我们防止疾病扩散的援助力度。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将于下周前往几内亚，以强调法国对这个受影响国家的支持。

正如其他人雄辩地回顾的那样，在与埃博拉病毒争分夺秒的斗争中，我们愿赞扬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站在斗争第一线的非政府组织表现出承诺、勇气与奉献，芒热先生引人入胜的通报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他们对感染病毒时接受实地治疗或医疗后送表示出兴趣，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正在为所有参加防治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人员设立一个治疗中心，不分国籍，无论是本国还是国际工作人员。该中心正在科纳克里建设之中，应于12月底之前投入运作。

此外，法国确保建立了一个用于治疗国际工作人员，包括将这些人运往欧洲接受医疗的欧洲机制。作为这个已投入运作机制的一部分，法国提供了本国的后送能力并交由国际工作人员使用。我们为民众提供救济、培训和咨询的努力符合联合国在疫情热点地区中心地带设立中等规模治疗中心的战略。

我们加大了防治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在几内亚。八十名法国民事安全人员正在努力工作，建设12月中旬将在Beyla和Kérouané开张的两个治疗中心。他们还参加了加固位于Forécariah的治疗中心的工作。法国民事安全局还将整修位于科纳克里的Manéah学校，这里将成为除在法国境内提供培训之外，为几内亚参与埃博拉防治工作的医务和非医务工作者提供培训的中心。巴士特研究院也在扩大其活动范围，长远来说，随着科纳克里巴士特专长中心的设立，该研究院的活动将延伸至几内亚。

最后，应联合国的请求并征得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教授的同意，我们正加大与联合国系统协调国际援助的力度，支持几内亚本国协调防治埃博拉的努力。因此，共有100多名法国医务人员参与实地工作。我们还在马里开展工作，已经派遣数名法国医学专家前往该国，协助马里国家协调员在巴马科机场进行健康检查，并评估马里卫生机构治疗该疾病的能力。

所有这些措施应该都有助于我们通过隔离病毒而不是隔离各有关国家来战胜这流行病。隔离的做法在短期内往往起相反的作用，而在长期则对它们的经济造成伤害。除了对该流行病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之外，我们也不能低估这场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长期的重建和恢复将需要次区域各国在使它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做好防治该病毒的准备方面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并提供援助。联合国将不得不采取一项统筹兼顾、量身定制和有所差别战略，以加强面对此类医疗保健冲击的复原力。这就是法国所作的承诺的核心内容。法国将继续与该区域各国并肩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常驻代表，尤其要感谢法国在几内亚的主导作用。

**萨尔基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们向贵国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女士阁下致以崇高敬意和谢忱，感谢她过去三天通过安理会直接而有助益地互动协作。作为一位外交部长，

能够显示出如此兴趣并出席会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祝愿她回家之旅一路平安。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召集本次十分重要的辩论会，不仅因为这次辩论会关乎我们区域，而且安全理事会本身也证实了，我们正在应对一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疾病。为此，我们谨感谢戴维·纳巴罗先生、安东尼·班伯里先生和托马斯·芒热先生十分有助益的通报。我们还要感谢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马里四国大使出席会议。我们欢迎鲍尔大使结束对我们区域的访问回来。

今天，负责领导防治埃博拉爆发全球应对行动的联合国多位高级官员向我们提交了发人深省的报告。纳巴罗先生传达了警惕、坚韧和灵活的信息，我们必须留意这一信息。班伯里先生表示，缺乏能力、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而且后勤手段不够充足——这一切继续对成功战胜这种复杂而致命的病毒的运动造成不利影响。

正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这种性质的评估，对有效评价我们在应对被称为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爆发的集体对策至关重要。我们积极注意到，报告指出，该流行病有可能会趋于稳定。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称，每周新发病率目前为1 000例，今后不太可能超过当前的水平。我们认为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然而，要实现彻底消除埃博拉病毒的最终目标，还要做更多工作。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埃博拉疾病的防治工作依然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要确认次区域此类举措的重要性。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各成员国已提供大量财政捐款，以加强次区域受影响最甚的国家的应对能力，并加强多部门区域基础设施来战胜该疾病。我们还确认各会员国和包括非洲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努力。它们已经提供财政捐助，并派遣医疗小组和军事人员为防治埃博拉提供支持。我们特别注意到，除了向受影响国家实地提供专门知识和其他支助之外，欧洲联



盟各成员还认捐超过10亿欧元。我们向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工作在第一线的其他非政府组织致意，它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冒着极大的风险开展工作。

就我国而言，除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向西非经委会区域团结基金捐助的350万美元之外，我们还承诺再捐助100万美元。尼日利亚还将向受影响的西非经共体国家派遣500名医疗志愿者。

继42天无新增报告病例之后，2014年10月20日，世卫组织宣布尼日利亚的埃博拉疫情已经解除。通过遵守疾病防控指导原则，其中包括查明并追踪可能与埃博拉患者接触的人员，卫生官员得以在尼日利亚消除埃博拉。仅就一起病例，他们就走访了2.6万户家庭。

社区参与和公民责任感有助于这项进程取得成功。这表明，我们实际上是可以赢取防治埃博拉这场斗争胜利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将保持警惕，加强入境口岸的筛查，以巩固我们在消除埃博拉方面取得的成就。

埃博拉爆发破坏了次区域受影响国家经济繁荣、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刚刚摆脱冲突和处于冲突后重建阶段的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疾病的不利影响，有可能会使迄今取得的些许成就付之东流。各项机制必需落实到位，以监测该流行病的任何进一步爆发并减少其影响。对受影响国家或整个区域实施隔离或限制性措施，并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方法。为了遏制和消除埃博拉，受影响国家需要的是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援助，而不是遭到不公正的隔离或非难。

因此，秘书长提出的五点方法才是正确的方向。为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提供支持也很重要。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各项议定书并不提倡边界封锁、旅行限制或使任何个人因国籍而遭受非难。因此，我们敦促各会员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本已艰难的处境可能因此雪上加霜。

正如班伯里先生警告的那样，我们前方有一场漫长的战斗和有待我们去做的大量艰巨工作。最后，我要说，尼日利亚依然坚定致力于同埃博拉疾病作斗争，而且我们将不懈地努力，直至这种暗中危害的疾病在我们区域被彻底铲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会向毕晓普外长转达尼日利亚代表的问候。

**雅库博夫人（立陶宛）（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联合国系统埃博拉协调员戴维·纳巴罗先生和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作了全面通报，也感谢他们发挥领导作用和坚持不懈地努力协调联合国防治西非埃博拉爆发的应对措施。我也感谢托马斯·芒热先生所做的通报和作出的奉献。

我们向5 000多名因埃博拉死亡者的家属以及病人表示慰问，也对所有充满勇气、尽心尽力工作的医生、卫生工作人员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人员、宣传员以及尸体埋葬队的成员表示慰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在竭尽自己所能地制止这一致命疾病进一步传播。尽管埃博拉病例数字成倍增长的势头目前已不再明显，但埃博拉病毒继续夺走人们的生命。欧洲联盟（欧盟）埃博拉应对协调员Stylianides专员以及负责卫生事务专员安德卡迪斯上周访问了几个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国家。这次访问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疫区国家目前仍然亟需国际支助。我们的集体应对工作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疫情动态作出灵活调整。应进一步在国家层面关键行为体之间加强有效协调行动。

我们还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邻国的应对能力、预防措施以及提高意识措施上，特别是马里，那里出现了新的埃博拉病例，还有几内亚比绍，该国仍然非常脆弱，如果埃博拉疫情传播到那里，将造成毁灭性影响。我国代表团赞扬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挥领导作用，动员在该地区开展各种努力，包括通过部署非洲联盟西非埃博拉疫情应对支助团，目前该支助团正在负责监督向疫区国

家迅速部署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和支助人员。我们也赞扬其它双边和多边捐助方的持续承诺。

立陶宛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帮助，并且正与欧盟伙伴紧密协调采取应对措施。欧洲联盟领导人此前在十月承诺加强欧盟的全面应对埃博拉疫情措施，确定了11亿欧元的捐助目标。除其它措施外，欧盟派出了医疗和人道主义专家、部署了流动化验室、向疫区国家运送了重要物资，并且建立了一个系统，把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国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后送至欧洲接受治疗。

受到埃博拉疫情打击的一些国家——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刚刚摆脱破坏性冲突。疫情爆发已成为一种复杂的紧急情况，造成了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人道主义以及安全层面问题。自疫情爆发以来，疫区各国政府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处理这些问题。疫情有可能使这些国家来之不易的重建和发展成就付诸东流。埃博拉危机影响基本保健、粮食安全、生计以及教育，对孕妇、儿童以及老年人等脆弱群体的影响尤其巨大。埃博拉孤儿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伙伴加强努力，以确保充分保护儿童。埃博拉幸存者在恢复他们的日常生活时面临歧视。

尽管我们努力的重点是结束埃博拉疫情，但至关重要是在同时提前考虑埃博拉疫情之后的阶段，这个阶段将需要全面和协调的长期战略，以便重建保健系统，并且加强冲突后社会的复原力。我们随时愿意与我们的伙伴积极合作，做出这些努力。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同事萨曼莎·鲍尔要求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继续致力于此将为当前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努力提供必要支持。我特别要感谢大卫·纳巴罗特使和安东尼·班伯里特别代表所作的通报和不懈努力。我尤其要感谢法国驻几内亚红十字会负责人托马斯·芒热先生从科纳克里介绍了实地的工作。

我谨代表卢森堡，向几千名各国和国际志愿人员英勇的献身精神表示敬意，他们正冒着生命危险，努力遏制西非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驻几内亚埃博拉危机管理人马塞尔·瑞达斯格瓦于11月17日去世，我还要就此向卢旺达政府和卢旺达的同事表示我们的诚挚慰问。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疫情报告给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相反，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和加紧努力。正如我们的立陶宛同事刚刚提醒我们的那样，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已承诺筹措10亿多欧元资金。许多国家正在派出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设立流动化验室，或运送专门设备和物资。欧洲联盟应急协调中心已经启动，卢森堡目前正在这一框架下提供医疗后送能力，以便撤离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国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配备专门设备的卢森堡空中救护队两架飞机将从12月中旬起到位，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病人撤往后方。所有会员国、联合国及其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都能使用这一能力，这对支助部署在实地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来说至关重要。

此外，本月初以来，我国调动了战略空中运输能力，向科纳克里、弗里敦和蒙罗维亚运送人道主义装备。这一后勤行动加强了埃博拉特派团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能力，包括为它们提供了价值100万欧元的医疗车辆和通信设备。卢森堡目前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以及为该地区国家从事准备工作所提供的捐助已总计超过200多万美元。

埃博拉病毒已蔓延到马里，这一发展令人不安。不过，我们坚信，通过与世卫组织和埃博拉特派团合作，马里当局的迅速应对将使其有可能迅速控制病毒。马里的情况表明，该地区会员国必须尽快作好准备、防范、追踪、隔离并治疗所有埃博拉病例。它们需要我们的支持，以便加强它们在这一领域的的能力。就我们而言，我们正在为红十字会设立的一个区域方案提供支助，以便协助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马里、尼日尔以及塞内加尔。

我们欢迎所有会员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保持与受疫情严重影响国家之间的运输和贸易。我们也赞扬为该地区各国经济提供基本服务的航空和海上运输公司。

除应对紧急情况外，我们必须开始为埃博拉疫情过后的时期做准备。我有幸担任主席的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组合正与几内亚共和国当局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利比里亚组合和塞内加尔组合一道，为此作出积极努力。11月3日，三个国别组合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以便评估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多层影响。在会议之后，我们致函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请他提请秘书长评估疫情在安全、地方治理、政治体制、社会凝聚力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等领域造成的影响。所做的评估将使国际社会有可能在长期更好地支持几内亚、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正如刚在美国倡议下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4）所确认的那样，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最后，我要向安理会保证，我国充分和完全致力于对国际社会的空前努力作出具体贡献，让受影响国家摆脱埃博拉病毒，从而消除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要与其他人一道感谢大卫·纳巴罗特使、安东尼·班伯里特别代表和托马斯·芒热为消灭这一流行病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不希望这些感谢的话听上去是公式化的。这些是深沉而诚挚的感谢。我也谨通过受影响最大国家的4位大使，向那些在受影响最大国家中工作的所有本国和国际卫生工作者转达我们的钦佩之心，并继续向他们表示我们全心全意的支持。

我们今天听到，埃博拉继续对生命、生计、社会和经济造成打击。在有些地区，我们在遏制该疾病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该疾病在另一些地方则继续扩散。全球应对这一威胁的战斗也在扩大，但是速度不够。我们必须做更多努力，不仅消灭目前的

危机，而且也要为明天、为西非及其人民的恢复奠定基础。我们的目标是领先该疾病一步，如果我们成功了，明天可能要比我们的想象更快地到来。今天就必须开始为此作准备。

联合王国继续在全球防治埃博拉的战斗中发挥作用。我将简短列举我们做的事，不是为了炫耀我们作了多少事，而是为了说明需要做更多的事。迄今我们为防止该疾病承诺提供3.5亿美元。除了文职人员之外，820名联合王国军人目前在塞拉利昂实地支持该国的努力。自我们上次举行安理会这类会议以来（见S/PV.7279），联合王国增加了我们的支助内容，其中包括750个病床，在6个月里可治疗多达8 800名病人。第一个联合王国支助的治疗中心在克里镇启用，另外5个正在建造。

我们也支持其他人进行至关重要的安全埋尸工作，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每周培训800多名卫生工作者。联合王国阿古斯号军舰和三架直升机正在帮助向英勇的医疗小组和援助专家提供更大的机动性和后勤支助。我们还作出关键的努力，在今后两个月里在塞拉利昂各地提供200个社区保健中心，并且把我们的指挥和控制模式推广到各区。但是，如同我国外交大臣上周在塞拉利昂所说的那样，“我们开始看到所产生影响的早期迹象，但是尽管我们和其他人作出努力，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我们感谢已经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包括同我们一道在塞拉利昂密切合作的澳大利亚、丹麦和荷兰，并感谢古巴、中国、委内瑞拉、法国、更广大的欧洲联盟和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帮助受影响最大国家的人民。我们呼吁现有和潜在伙伴探讨他们是否能够帮助填补我们在塞拉利昂所作贡献中的两个主要空白。第一，我们需要更多的卫生工作者去担任正在建造的6个埃博拉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为能够轮换部署大批人员的任何会员国提供部署前培训、国内培训和指导。第二，我们需要实验室技术员和生物医学科学家帮助联合王国工作人员使实验室运作起来。埃博拉的快速和准确诊断，是治疗和遏制的關鍵。

我们今天听到，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正在扩大在3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以及马里的努力。埃博拉特派团在同当前爆发的疫情做斗争的同时巩固区域的防备努力，是正确和至关重要的。挑战依然是巨大的。戴维·纳巴罗强调指出，必须再有6亿美元捐款。联合国已经向联合国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提供了3千万美元。我们感谢戴维和托尼为领导国际努力提供必要的强大政治领导和业务指导。

我们都需要支持埃博拉特派团发挥其至关重要的职能。其中特别包括对联合国系统、包括实地各机构进行的协调，与总部、国家和地区级别的其他行为体结成伙伴关系；利用一个延伸到地区一级的平台调动全球供应链；迅速动员和协调资源，包括扩大人员编制；与所有利益攸关者进行沟通，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找出差距、共享分析并制订解决办法；并且注重所有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包括防备努力和更长远的应急规划。

为了在今天为明天的重建与恢复努力做好规划，联合国必须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国集团突出表明了全球对所有行为体发挥各自作用的有力支持。我们也必须共同加快步伐，支持疫苗的研发和随时准备在情况需要时大规模投入使用。我也要同其他人一道强调一个紧迫需求，这就是快速增加熟练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不是仅仅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而是特别是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一级。我们必须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安理会必须使世界继续关注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埃博拉对西非的打击，是对我们所有国家的打击。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共同与之斗争。

**卡瓦夫人（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秘书长埃博拉问题特使戴维·纳巴罗先生以及法国红十字会几内亚境内负责人托马斯·芒热先生的通报。

最近在一些西非国家扩散的埃博拉疫情已经超过一般的公共卫生危机，现已构成在政治、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层次的多层面危机。它已经蔓延到西非以外，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威胁。事实上，三个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目前被列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议程。早在疫情爆发之前，这些国家已经处于高度脆弱的危机后阶段。这一传染病严重损害了它们的经济，如果不加遏制，预计到2015年它们的经济将遭受326亿美元的损失。此外还有疫情造成的长期人道主义和社会后果。

这种危险的病毒不仅杀死受害者，而且在它传播的社会留下深刻影响。尽管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传染率最近已经稳定下来，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报告，在它扩散到邻国之前，我们必须继续努力遏制和消灭它，尤其考虑到马里出现的已经对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一些人员造成影响的个别病例。地理上的接近、跨越边界的自由通行以及区域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加剧了进一步扩散的威胁。

埃博拉特派团已开始协调同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的活动，以确保执行它的任务，同时尽可能最好和有效地利用资源并避免职能的重复。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攸关方，尤其是埃博拉应急特派团，查明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阻止该病毒蔓延和治疗感染病毒者。必须有效和高效地提供基本服务，因为要监测和阻止该疫情蔓延，就必须采取更有力的协调行动，而不能局限于就此问题举行一次一般性辩论。包括马诺河联盟、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世界银行、联合国系统和国际伙伴在内的各实体的所有努力都必须步调一致，以实现这一目标。

根据包括约旦在内154个国家联署并要求采取行动遏止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的可怕蔓延和扩大国际防治工作以协助西非消除该疫情的大会第69/1号决

议，我们要重申有必要确保优先采取预防措施阻止该疫情蔓延。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继续本着高度决心对待正在形成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工作计划和机制，以加强各级防治工作。我们还强调受影响各国国家主导权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约旦设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制定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行政计划。该计划包括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各项措施，以及预防、诊断和治疗该疫情所需的一切。此外，它还要求同所有相关各方保持沟通。

最后，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受影响各国提供这一水平的支助，其做法是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助，包括野外医院、门诊服务、移动化验室以及面向妇女和儿童的受过专门训练人员和诊断方法，并确保增加科学研究和提高防治该疫情的准备程度。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秘书长特别代表戴维·纳巴罗先生以及托马斯·芒热先生通报与埃博拉病毒蔓延相关的局势以及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在防治该病毒爆发方面存在的需求。

我们同样认为，埃博拉疫情在非洲各国进一步蔓延极有可能破坏局势稳定，并有可能重新点燃潜伏冲突和引发暴力，使近期作出的大量努力化为乌有。

然而，埃博拉病毒隔离措施可能阻碍联合国驻西非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就调用设备而言。我们对该特派团内文职人员和军事特遣队所表现出的勇气表示敬意。尽管局势严重，但他们仍然留驻该区域各国。

就俄罗斯而言，它支持遏制埃博拉疫情并减少其对受影响各国的经济、安全和稳定造成影响国际努力。我们支持大会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在这一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我们正在为遏制疫情的实

际努力作出积极贡献，不断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增加对受埃博拉病毒影响各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今年4月，当埃博拉病毒尚未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时，俄罗斯就开始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向西非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我国是首批向几内亚部署一支配备移动检测和病毒实验室的专门防治疫情医疗队的国家之一。我们还开始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受影响各国提供粮食援助。我们迄今提供的援助总额约为2 000万美元。

俄罗斯向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的工作积极提供后勤支助。10月份，应该特派团的请求，我们向塞拉利昂提供了5架民用直升机。11月16日，根据俄罗斯普京总统的指示，我们向几内亚提供了一所野外医院，以及150多吨医疗专用设备。将配备一组本地医生的该流动医院包括一张诊断病床，三张传染病病床，一张抢救和加护治疗病床，以及一个特诊实验室。该医院不仅能容纳和治疗200名最危险病毒患者，而且还能在必要的隔离期间提供遥控服务。俄罗斯还帮助在位于金迪亚区的巴斯德学院几内亚分院建立一所医院。

俄罗斯还在埃博拉病毒科学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世界著名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正在研制预防和治疗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免疫疗法，包括疫苗和免疫疗法。

在世卫组织主导下，今年和明年，我国将支持采用国际医疗卫生规则，目的是提高有需要各国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准备程度，以便及时和有效应对诸如埃博拉病毒等危险传染病的爆发。机构间工作包括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儿基会和世卫组织就资助受埃博拉病毒影响各国开展的人道主义项目提出建议。我们还正在考虑通过国际民防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伙伴防治埃博拉信托基金提供援助。我们的提议仍然立足于免费提供两架配备患者送医专用仓的卫生用飞机。

俄罗斯将继续同有关各方合作，参与执行防治埃博拉病毒的国际战略，以应对这一疫情，并防止受影响各国总体局势的恶化。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辩论会。我还感谢今天我们的各位通报者，即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秘书长特使兼联合国系统埃博拉问题高级协调员戴维·纳巴罗先生以及法国驻几内亚红十字会会长托马斯·芒热先生分别通报了情况。我们感谢我们的同事美国的萨曼莎·鲍尔大使访问受影响各国、亲自致力于改进国际防治工作和不懈维护在实地工作的医护人员的权利——他们应被视为英雄，而不是贱民。我们还感谢我们的各位同事对几内亚国内埃博拉病毒防治工作管理人马塞尔·瑞达斯格瓦的逝世表示哀悼和慰问。我们心系他的遗属并为他们祈祷。

过去一个月来，世界看到，人类精神百折不挠，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协助受埃博拉病毒影响的民众。我们获悉，整个社区作出了牺牲，为公益而放弃传统习俗，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国政府也展现了强有力的领导风范。在此期间，我们还赞赏地看到，国际社会空前动员起来，有效协调，应对疫情，包括通过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这样做。我们高兴地听到，由于所有这些努力，该病毒传染的病例正在减少，从而使人对近期内消除这一疫情抱有希望。

然而，今天会上所有通报者都提出警告，尽管形势令人鼓舞，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脱离埃博拉的危险——情况远非如此。事实上，正如安东尼·班伯里和戴维·纳巴罗指出的那样，病毒仍在四处传播，应对计划依然资金不足，仍需必要的隔离设施，尚未找到治愈办法，疾病正在受影响国家以内和以外地区扩散。在这方面，当我们对马里报告出现病例表示关切的同时，欢迎马里政府作出适当的防治工作。

我们感谢所有承诺提供资金、派遣保健人员或军事人员、建立治疗单位或提供培训的国家从源头遏制埃博拉的蔓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非洲大陆，非洲联盟委员会最近决定建立非洲联盟支持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特派团的决定是支持全球努力遏制埃博拉疫情的重要举措。

我们完全支持拟议的非洲联盟（非盟）特派团的行动概念，承诺将尽力参与，使非盟特派团取得成功。我们感到特别鼓舞的是，非盟战略的支柱之一是动员实地媒体、倡导团体、当地社区、民间社会组织、社交网络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参与其中，确保适当宣传防治埃博拉的工作。宣传战略应特别针对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的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民众，确保有效防止和打击可能会延迟消除这种病毒的污名化现象。

卢旺达对此次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包括对教育、企业、国家经济和受影响群体的生计的影响表示关切。尽管如此，我们对金融机构和其他伙伴采取行动应对病毒对受影响国家的破坏性影响感到鼓舞。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应对当下紧急情况时，我们应该看到应急阶段以后的需要，在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协调后，制定埃博拉后的复苏战略。

最后，让我表示，希望国际社会保持现有势头，增加支持和捐助并加强协调与信息交流，力争有效利用实地可用资源。我们承诺将继续支持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带领我们度过这次危机所作的一切努力。

白芝亚女士（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戴维·纳巴罗特使和安东尼·班伯里特别代表的通报。我们赞扬他们积极努力协调联合国及其伙伴的努力，遏制空前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并赞赏秘书长领导有力，率先展开这项艰巨任务。我们也感谢人道主义工作者代表托马斯·芒热先生的通报，并借此机会赞扬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防治埃博拉病毒的保健人员。

埃博拉疫情猖獗，已经夺走许多人的生命。9月安理会举行公开辩论会（见S/PV.7268）时，该疾病已经夺走2 000余人的生命。然而现在，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 000人。埃博拉疫情正在演变成为一场复杂的危机，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在这方面，绝对必须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统一的国际对策。就此，我愿分享有关这一各国共同关切问题的一些看法。

首先，鉴于参与应对这一疫情的行为体和资源渠道众多，必须由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领导进行密切协调。重要的是，所有各方与联合国主导的努力协调行动。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必须继续发现和堵住可能存在的任何缺口，以便迅速、高效和协调一致地应对这场危机。

其次，必须考虑受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国家复原与重建的长期战略。埃博拉危机严重破坏受影响国家的社会结构，威胁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和平的国际努力取得的成果。受影响的国家近来粮食形势岌岌可危，包括生产中断和价格飙升，令人担忧。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三，为了确保持续国际援助，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者的保护，包括提供更多资源和援助，如及时有效的医疗后送。世界卫生组织的现有数据显示，截至11月16日，已有584名医务工作者遭到感染，有329人死亡。保健人员感染率高，这可归咎于保护设备短缺、医务人员不足和偏远地区的工作条件困难。

第四，需要在防治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对策。我们认识到，改变行为，降低感染埃博拉的可能性的社区行动，如建立安全屏障，已使利比里亚防治埃博拉的工作取得进展。我们呼吁继续采用这种做法。与当地社区沟通以减轻恐惧和建立信任，也至关重要。

埃博拉疫情远未得到控制，防治措施中若出现任何缺口均可为病毒扩散提供空间。也许有人会说，利比里亚已经看到成功的希望。但我们必须保

持警惕，因为可能有没有报告的病例以及防治埃博拉的工作错综复杂。正如秘书长近日表示，“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大韩民国已为防治埃博拉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提供500万美元，并承诺再追加500万美元，用以支持全球遏制埃博拉疫情。此外，本月初，我国政府派机构间先遣队前往塞拉利昂，为按计划部署医务人员遏制这一致命病毒传播做准备。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加入全球遏制埃博拉的斗争，直到胜利。

利亚诺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安理会主席澳大利亚主动倡议组织本次有关埃博拉对非洲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者，即特使纳巴罗先生、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团长班伯里先生和芒热先生。

我们痛惜埃博拉造成的死亡，重申我们对受害者家属和受影响国家政府的声援和慰问。我们赞同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4）所列的优先事项，并要提出我们想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安理会通过第2177（2014）号决议，阐述如何应对非传统威胁，并决定“非洲埃博拉病毒爆发的空前程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危机继续对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与致力于过渡和建设和平进程的冲突后国家。像这样的局势会产生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导致局势不稳定，安理会必须注意这一点，以便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埃博拉特派团和其他相关的利益攸关者一道，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并全面警惕紧急情况，为恢复社会结构提供条件，并消除民众的不安全感。

我们赞扬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冲突后国家的复原力，它们正将其所有建设中的机构能力用于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特别提及马里正在进行的努力，我们希望埃博拉特派团访问巴马科和在该国的存在将有助于确保马里获得全面的支助，以应

对包括在边境地区的紧急情况。次区域各国的成功经验可能具有指导作用。

除了迄今做出的宝贵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之外，我们特别指出埃博拉特派团和各专门机构所做的工作，并对它们实地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包括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通过其各自的国别组合的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世界银行所做的区域合作应得到特别认可。在我们自身区域一级，智利正在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及南美洲国家联盟制定计划和修订议定书，以便通过支持泛美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来应对这一大流行病。我们还重申，我们感谢古巴的专业人员正在实地开展工作。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流行病历时越久，它蔓延到其他国家的风险越高。我们强调，绝不能放松我们的警惕，并且必须保持国际支助、加强我们的应对举措，并使其随着需要的变化更加灵活。我们支持加强国家能力，扩大实施干预的地理范围和为该区域各国提供准备支助。为满足眼前需要而正在进行的紧急努力必须得到充足的资源和规划支持，这样才不会破坏受影响国家的长期恢复——在各联合国行动任务期限需延长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严格遵守处理曾经接触过或已经感染该疾病的人以及培训部署在实地的保健小组的程序。如果我们的努力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包含人权层面，以避免新的边缘化和排斥形式。这是一项道义和政治义务。

最后，我国强调，所涉利益攸关方需要承诺不孤立受影响国家。我们认为，任何这种行动都会损害受影响各国家的恢复前景。因此，我们敦促继续采取旨在避免歧视国家或个人的种种努力。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埃博拉病毒造成的西非危机局势的现况。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

特派团）团长安东尼·班伯里先生、戴维·纳巴罗先生以及法国驻几内亚红十字会负责人托马斯·芒热先生。我感谢他们所作的通报，首先是感谢他们的奉献精神，并且我们钦佩他们为抗击这一严重的流行病正在开展的工作。

同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向数千名受害者的家属和国家转达我们的慰问，并表达我们的声援。

毫无疑问，自我们与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苏珊娜·马尔科拉女士和纳巴罗先生第一次举行会议，显然，我们正面临一个要求采取紧急对策的局势，因为西非各国有成千上万人生命正处于危险当中。自从举行那一首次会议以来，安理会已清楚地意识到，针对每个国家的合作对治疗受影响的人和防止该疾病传染到该地区乃至世界至关重要，而且我们必须避免以停止贸易、关闭边界、中止运输或拒绝来自该地区的人进入我们各国的方式犯下自私、污名化、歧视或隔离等错误。

我认为，不仅安理会真正听取了这一信息，并就此采取了行动，而且尽管依然存在一些差距，整个世界适当地注意到了这些迫切的需要。尽管似乎时不时存在自私自利或合作不够的迹象，但这不是现实中、社交网络上或我们的全球化世界的民意中的普遍情况，我们的全球化世界不仅视埃博拉疫情是一项健康问题，而是正如大家所说和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视其为一个多层面的危机，它对在最近几年已经倾其所有能力、智慧、勇气和希望以致力于人类、社会 and 经济发展进程的各国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主义、经济、文化和社会后果。

安全理事会在听取这些情况通报之后，当然清楚局势依然是多么的紧急。显然需要合作——别无其他选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的工作。然而，这一极为复杂的危机可能引起的许多情况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宏观经济预测不够确定，财政影响也不确定，以及需求将有多大。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预先断定到2015年年底将需要几百万美元，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悲惨局势将如何发展或



事实上是否会恶化。我们也不知道埃博拉除了对健康产生影响外，有什么后果和撞击影响。例如，世界银行估计，到2015年年底，这场危机的影响可以达到40亿美元，而约旦大使指出，在2016年和2017年，可以达到360亿美元。唯一明确和清楚的事是存在受害者；我们必须把恐慌转化为团结；而且我们在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天紧急会议（见S/PV. 7268）上就了解到，需要以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是迫切的，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最近听到了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发言。他说，埃博拉病毒爆发对西非三分之二人口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我们今后的规划中纳入各项努力，以确保通过合作和紧急行动来应对不测的饥饿问题。

我要对西非各国社会各界及其政府表示敬意。这不只是一连串统计数字的问题，也不只是一种表明我们的声援必须被视为合作和对紧急情况的必要应对措施的心智活动。我们确实理解所有这些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和孤立所付出的努力。在这方面，我还想对那些为制止这场祸患而奋战在这场流行病的核心地区的人们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敬意。我还要突出强调许多国家与许多区域和国际组织正在作出的贡献。我要强调联合国各机构的承诺，秘书长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会以及许多其他组织表现出来的领导作用。

阿根廷医生Carolina Lanclares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正在实地工作。她明确谈到了后勤方面的挑战。有时候，当我们谈到后勤挑战时，我们想到的是主要的投资或是先进的设备。在最近的采访中，年轻的Lanclares医生提到，她发现，要接触某一个地区的病毒感染者必须从距离最近的城镇跨越一条河流，而车辆最后一次跨越那条河流已经是25年前了。因此，当我们谈到治疗感染病毒者的复杂系统时，我们也应该牢记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并且有可能技术官僚的受害者或许比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要多。

最后，我谨赞扬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常驻代表提出的合作问题。我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代表的发言？因为他提到，不同国家和组织在紧急援助的过程中进行中长期投资。我还要赞扬美国决定提供一个能容纳病人最多的治疗中心，以帮助部队和警察派遣国。

我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阿根廷人消除偏见、恐惧和歧视。我们通常不得不要求大众媒体运用责任伦理来做到这一点。比如，当我们可以说，那些在实地的部队和警察有一个治疗中心时——就阿根廷而言，我们在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有部队——也就是说我们有地方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因此能通过合作来消除忧虑。这是我们如何消除偏见的——表明我们对那些在实地工作的联合国特派团人员并非漠不关心。

主席先生，我知道20国集团、阿根廷和作为20国集团成员的贵国无疑都同意各国元首关于合作的决定。但我应该说的是，阿根廷过去有能力合作，我就不说具体数字有多少了，但我们现在正通过共享国家病毒疾病研究所获得的知识进行合作。该研究所开发了一种方法，用以治疗在阿根廷被称为mal de rastrojos的出血热。这个公共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转用于应对埃博拉，尤其是使用从康复病人身上得到的抗生素浓缩物来治疗病人。

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了这种研究成果的转用和正确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这种研究成果和方法是否被大量使用，但我确实认为它起作用，因为这一研究成果被用于治疗西班牙护士特蕾莎·罗梅罗。因为曾感染这种病毒的一名修女提供的血浆，特蕾莎·罗梅罗的埃博拉病治愈了。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密切关注这一议题。安全理事会必须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各实地特派团——支持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的工作，以使它们获得所需的各种能力，从而应对这一前所未有和非常严重的局势，应对我们全人类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我一如既往地认真倾听了所有发言者的发言，但是美国代表提出了一个无形的层面——文化层面或者说主观性问题。苏和先生在第一天就提到了这一点。这不是人们为了安全远离感染而戴上手术口罩的问题。文化层面的问题比这个问题要深入得多，因为触摸、拥抱、亲吻病人和密切贴身照料病人都是禁止的。因此，我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女士表示深深的敬意。她说，照料病人的妇女比男人多。事实上，从传统来看，全世界负责照料任务的人都是妇女。我实际上想表示，我声援那些照料人的妇女。当我看利比里亚常驻代表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种流行病对所有人和对妇女构成的巨大挑战，因为妇女们必须不触摸、不亲吻，也不拥抱。这就是为什么合作不是一种备选而是必需，这也是为什么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全人类的迫切需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几内亚代表发言。

**托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召开这个第二次会议并作了发言，这再次反映出安理会对严重遭受危险的埃博拉出血热病毒影响国家的声援，该病毒已夺走5000多人的生命，并在继续造成惨重损害。

我愿就领导几内亚与埃博拉危机做斗争的马塞尔·瑞达斯格瓦先生本周不幸去世向死者家属、卢旺达政府和联合国表示几内亚政府及人民的深切慰问。这不是他第一次视察几内亚；他曾担任儿基会驻该国的代表，是我国的挚友。

我愿表示，我们感谢我们所有伙伴，特别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和其它组织的医护人员，他们竭尽全力帮助我们战胜疫情。我们特别感谢法国政府，截至11月14日，该国为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大型处理中心，给几内亚人民防治埃博拉的斗争带来了希望。我还愿感谢美国常驻代表鲍尔大使、班伯里特别代表、纳巴罗特使发挥领导作用，并继续致力于应对该疾病。我还感谢法国红十字会驻几内亚代表的贴切通报。

截至11月19日，几内亚境内累计报告病例总数为2,055人，其中包括1,224人死亡。传播速度在疫情开始以来第一次出现放缓，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出现病例发生数字稳定和减少的趋势。但是，在疫情爆发中心几内亚森林区的Macenta、N' Zérékoré和Kérouané县以及其它地方，患病人数有所上升。在这些地方，我们正通过以下做法来加大应急的力度：借助媒体的适当报道，提高成人和学龄儿童的认识；通过社区工作者、土医郎中和外联委员会建立了一个预警系统；在采取支助措施的同时，请几内亚红十字会小组当着家属的面确保安葬死者；百分之百查明接触者并对其监控21天，提供适当食品以鼓励其留在家中；以及，立即为出现症状的接触者提供医疗护理，同时将其安全送至最近的临时收容中心或治疗中心。

几内亚政府及其各双边和多边伙伴，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捐助方以及其它国际组织执行了一项加速防治疫情计划，其战略目标是：到1月31日切断病毒在该国社区间的传播链、到2015年4月30日杜绝无论是源于境内还是输入型新病例的出现；以及强化几内亚的保健系统，从而更好地提供护理，提高我国监测、预防、预警和应对各种疫情的能力。

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我们将侧重于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加大社区参与进行沟通，以赢得民众的信任并增强防治工作在当地的影响力；第二，密切监测所有接触者，以早期发现并诊断病例；第三，迅速治疗和隔离患者以便尽快切断传播链，提高病人存活率；以及第四，确保安全和有尊严地安葬尸体，提倡良好的卫生做法。

我们的加速计划能否成功执行基本取决于：迅速调集人力、财力和后勤资源；几内亚民众个人和社区遏止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决心；以及根据病毒的传播趋势，确保在操作层面实时调集各种资源。迄今努力取得的结果包括：已建成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并且已启动受影响地区另外七个中心的建设工作；五个拥有10张至30张病床的临时收容中心已投

入运作；部署了903名社区工作者，他们将监测95%的接触者；通过外联委员会和22个修复后的乡村电台开展提高社区认识活动；设立了13位省级协调人，使地方一级决策权力下放；成立了42个活动小组，负责确保有尊严和安全地掩埋尸体；以及，为满足受影响民众的粮食需求提供支助。

的确，防治工作开始对疾病的传播产生影响。我们正在了解哪些措施不起作用和如何使那些带来积极结果的措施更加有效。我们欣见，一些地方的爆发正在放缓，但是战斗远未结束。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因为道路依然漫长，挑战依然严峻，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对实地信息的实时管理不足；对干预措施的监测与评估薄弱；以及，在干预措施的接受方面继续遇到阻力，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的沟通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合作伙伴数目众多，使得协调行动难以展开。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快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工作人员的步伐。实际上，通过治疗确诊病例和监测其接触者来控制传染不足以稳定新增病例的速度。国内和国际上的大范围恐慌加剧了这种局势，阻碍经济活动，并且营造了一种不利于消灭疫情的社会氛围。

埃博拉危机是对我们保健系统的严峻考验，影响了人民对这一系统的看法，到达他们放弃我们保健中心的地步。保健系统资金匮乏，加之埃博拉病毒突然爆发，进一步削弱了保健系统。几内亚医务人员也付出了惨重代价，88名保健人员感染了病毒，其中46人以身殉职。

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同时，为疫区国家已显现薄弱之处的卫生基础设施提供实质性支持，以便继续治疗与埃博拉无关的疾病并且应对一切新的卫生紧急情况，应对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努力才会具有可持续的效力。由于目前的危机，今天许多保健中心甚至无法正常运转。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再次重申，必须采取次区域办法。

因为我们坚信，由于边境管理松散、人口流动性大，通过有选择性和缺少协调的办法应对疫情几乎没有机会取得成功。

除这一已经令人不安的情况外，我们必须提醒大家，除医疗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之外，埃博拉病毒疫情继续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凝聚力以及政治和安全局势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大低于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前的增速。边境关闭之后贸易突然下滑、农业生产滑坡，加之失去工作机会，这些情况正在影响家庭收入和人民生计，弱势群体，也就是妇女、青年和老年人受到的打击最大。由于财税收入大幅减少，预算外支出急剧增加，预算赤字继续增加。由于合作伙伴心存疑虑，投资项目，包括矿业领域的项目，都已暂停。在一些地区，民众不愿与国家和国际防治埃博拉努力合作，社会紧张关系显而易见，已经在威胁社会结构。埃博拉病毒造成连带破坏的其它领域还包括为因疫情丧失亲人的孤儿和家庭提供关爱、与病毒和埃博拉幸存者接触过的人遭受歧视、受埃博拉影响的地区出现粮食不安全状况、与非埃博拉疾病病例有关的保健指标下降以及中小学和大学停课。

近年来，在双边和多边伙伴支持下，在经济复苏、社会凝聚力以及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有可能由于埃博拉病毒疾病造成的长期后果而遭到破坏。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在努力阻止病毒在三个疫情最严重国家传播的同时，必须支持经济和社会复原的努力，这几个国家都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议程上。在这方面，我感谢几内亚、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三个国别组合的主席承诺深入研究埃博拉疫情对我们这几个国家建设和平努力产生的影响。

最后，我感谢所有为应对埃博拉多伙伴信托基金捐助资金的国家。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成员与秘书长和大会主席一道，呼吁各国继续为信托基金提供捐助，因为已筹集到的资金仍然远远低于有效遏制此次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的需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利比里亚常驻代表发言。

卡马拉女士（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安理会有关埃博拉危机的第二次通报会。我也赞赏安理会各位成员继续关注这一致命疾病以及为在西非地区疫情最严重国家遏制疫情作出的全球努力。我感谢纳巴罗先生和班伯里作了通报，并且像我们熟知的那样提供了深入见解。我也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介绍了几内亚的情况。利比里亚也从红十字会的宝贵支持中受益匪浅，特别是在安全埋葬遗体方面。

安理会9月18日举行了有关埃博拉病毒疾病的首次会议和讨论（见S/PV.7268），这是遏制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一个转折点。安理会的这一举措有效地使应对疫情成为全球工作，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巨大动力，使之开始强有力地增强努力。会议促进了各国防治这一疾病的努力，值得欢迎。我们也正是在这个会议厅听到宣布创设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的讯息，这个特别团目前正在实地产生积极影响。安理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美国担任主席期间举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鲍尔大使的信誉和决心。我们赞赏她访问该地区，也赞扬她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两个月过后，我们现在确实可以说，我们正在取得微小的积极成果，但斗争远远没有胜利，还需加紧努力抗击埃博拉病毒。

纳巴罗先生和班伯里在他们的通报中确认，利比里亚的埃博拉感染率和死亡率已显著下降。但显而易见的是，埃博拉病毒疾病尚未得到控制。我国政府继续告诫利比里亚人保持警惕，避免自满。约翰逊-瑟里夫总统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通过利比里亚人民的决心和来自世界各地伙伴的支持，我们在控制病毒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我们打算继续为社区护理中心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这些中心支持社区成员负起责任并发挥自主权，与医疗队伍一道追踪接触者、为被隔离者提供支助，并且帮助在治愈出院后面临

歧视的人。在这一综合进程中，我们的下一步是通过培训、设备以及物资来提升全国各地的常规保健设施。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卷土重来的机会并确保罹患其他疾病的患者得到妥善治疗。该进程中的最后一步显然是获得合作伙伴对我们经济复原的支持，以扭转增长下滑、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延误。”

最近的事态发展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它们使我们恢复希望并提升了利比里亚政府和利比里亚人民对最终战胜这一疾病的乐观态度。尽管继续有感染病例，但我们认为，感染人数在2015年1月达到一百万人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在目前阶段很可能已经躲过了最坏的情况。

我要赞扬安理会发挥的关键作用，它调动了对目前在我们区域所作国际努力的支持。我们感谢所有会员国、非政府组织、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所有伙伴的宝贵支持，并且我们鼓励它们履行承诺并继续参与努力，直到我们能够共同战胜埃博拉。

我们不断指出，这一疾病对我们社会和人民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在我们进一步控制该疾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探讨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以便处理—无论是多么初步地处理—一些制造紧张和动乱并威胁来之不易的和平红利的社会经济影响。我们需要思考那些使政府能够履行其对人民的基本义务的措施，以便恢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三个国别组合主席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们也看到各联合国机构开始围绕一些社会问题拟定方案建议，这些问题确实是埃博拉病毒的直接后果。

三个受影响最大国家的政府共同和单独提到必须通过预算支助提供这项援助。我高兴地感谢并赞赏世界银行和欧洲联盟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也感谢在双边层面作出类似姿态的各国政府。

支持生计仍然至关重要。由于物价高和地方供应有限，人民难以获得食物。农民无法种植，并且

有报道说，随着粮食安全局势的恶化，农民正在消费用于种植和当地生产水稻的水稻种子。阿根廷大使已经雄辩地说到这一情况，我向她表示感谢。简而言之，我要指出，我们必须避免在新年发生粮食危机。

在政治战线上，正如我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利比里亚议会已经批准把12月16日定为举行暂停的参院选举的日期。考虑到这一疾病通过接触迅速传播，政府通过授予卫生部的权利，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竞选期间限制群众集会的条例。认识到选举将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我国总统呼吁所有利比里亚人遵守条例，规劝他们“只有当我们健康地活着，才可能享受民主”。

认识到选举必须透明和可信，瑟利夫总统还请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团上周二访问利比里亚，以便为监测参院选举提供观察员。

主席先生，我谨向你和安理会成员保证，在我国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当我们在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努力中向前迈进时，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确保社会凝聚力。

最后，由于我在2015年之前可能不会出席安理会，我谨对今年年底将离开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表示特别感谢，感谢它们在埃博拉危机中对利比里亚的支持，以及对利比里亚维和行动 -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支持。我们期待在本会议厅之外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继续进行正常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离任成员感谢卡马拉大使这些非常慷慨的想法，并且我确信我们大家将继续非常密切地合作。

我现在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

**米纳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如果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大家集体面对的这一挑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今天也可以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已充分意识到我们大家面临的威胁。对疫情中心地区西非的斗争的投资也

是对我们集体健康和安全的投资，这也是相当清楚的。

我们感谢今天的通报人，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班伯里先生和纳巴罗先生，他们仍然为三个受影响最大国家服务，只要我们找上门，他们就向我们提供信息、作出说明和进行通报。我们完全了解他们时间的紧迫；联合国不可能有比他们两位更好的公务员。

塞拉利昂继续面临通报的病例激增的状况。感染率仍然严峻和令人沮丧，我们预期将度过一个严峻的圣诞假期。我们感谢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的组建和成立；但是，我们希望它不久将转变为同埃博拉作斗争的具有持久能力和出色的机构。

对我国经济以及非洲和西非经济的影响已有充分记录和得到注意。国内生产总值率、经济、就业水平、食物运输、作物和农业周期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社区中25岁至55岁最具生产力的成员受到了影响。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妇女，由于她们是照顾者、护士和母亲，受到这种疾病不成比例的影响。

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并且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先生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已经采取了行动。我们的埃博拉行动中心已经演变为国家埃博拉应对中心，并且首席执行官是一位倍受总统阁下尊敬的前国防部长。

他呼吁我国民众持久和坚定地改变态度，因为正如鲍尔大使所说的那样，只有改变我们的传统做法才能把适当安葬遗体的比例维持在有希望的水平上。

不能感到自满，尽管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情况正向正确方向发展，但我们知道这场战斗将是漫长和艰难的战斗。你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都需要更大的数量。个人防护装备、人员技术支持、后勤专家、空投食物、对生计的可持续支持、埋尸队奖金，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大的数量。

我们感谢那些提供物资并派本国公民冒着危险到西非去的安理会成员国作出的努力。我们感谢有些国家在对局势作出评估时考虑提供进一步支助。我们呼吁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特派团）确保向受影响国家迅速部署工作人员。我们呼吁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确保其处理行政事务敏捷利索，并确保其此时可以利用的物资得到妥善部署和妥善利用。

我们还对那些逝去的人所作的最大奉献表示肯定。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丧失了七名医生，而该区域的各个社区和城镇也丧失了宝贵的义务工作者。我们要郑重指出Sheik Umar Khan医生、Modupe Cole医生、Olivet Buck医生、Godfrey George医生、Sahr Rogers医生和Michael Moses Kargbo医生等已去世者，包括最近在美国去世的Martin Salia医生，所作的奉献。我们还为古巴的Felix Baez Sarria医生祈祷；他最近被诊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疾病，目前正在日内瓦接受治疗。我们为他的家人和所有仍然处于隔离检疫状态的人祈祷。

我们不仅感谢联合王国在塞拉利昂境内带头提供人力和物资支助，而且还感谢联合王国、美国、荷兰、大韩民国和其他高级别代表团代表对塞拉利昂进行高级别访问，以此表明塞拉利昂不会被孤立。

我们早就苦思冥想埃博拉病毒之谜及其在西非的起源。现在有各种理论，但我们——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人——无人能够确定它究竟源于何处。不幸的是，我们无暇进行理论思辨或考究，因为在防治这一病毒工作的紧急阶段，我们都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但正如其他会员国和同事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必须着眼于未来。为此，我们感谢纳巴罗先生提交的前瞻性文件，其中涉及各国局势的恢复、复苏和复原。我们已有一些公民死于这一疾病，而如果我们的经济也毁于这一疾病，那将是更大的悲剧。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从我们的经济和生计角度

看，我们遭到了毁灭，但如果国际社会不仅着眼于短期和中期，而且还着眼于长远，那么，我们认为，国际金融机构齐心协力采取的干预行动将确保我们的经济得到恢复和保持强劲。我们感谢古巴，因为该国通过其无畏的医疗外交显示它仍然致力于这一斗争。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我们投资于西非的这一斗争就是投资于我们的集体公共卫生。

我们知道，埃博拉病毒爆发前，我们各国卫生状况岌岌可危。公共卫生系统岌岌可危。埃博拉病毒爆发后，这些公共卫生系统濒临崩溃。我们不仅期待着国际行为体介入帮助我们战胜埃博拉病毒，而且还期待着重建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如果我们击退埃博拉病毒后，却看到另一场流行病袭来并入侵我们各国，那将是真正的悲剧。

常言道，埃博拉不分意识形态，也不分宗教、年龄和信仰。因此，我们的对策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行事敏捷。我们感谢安理会成员和所有提供支助的各方搁置同我们有关的意识形态、政治隶属和正常外交接触，而注重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意识到，我们的首要责任是照顾我们公民的健康。我们感谢建设和平架构、各国别组合主席和巴西大使及早提供领导，帮助我们注重我们所面临的长期经济危险。我们还感谢世界银行集团、非洲开发银行、非洲联盟、马诺河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这一斗争提供适度政治支持。我们请联合国系向前迈进时继续同非洲各机构和欧洲联盟等其它国际行为体充分接触，因为这些机构和行为体已经动员起来，并将继续介入。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对这一疾病的起源感到困惑，但我们尚未被打败，而且我们也不想被打败，因为有我们的伙伴、朋友和安理会成员提供如此多的支助。我们毫不怀疑，我们能够战胜，而且是成功战胜埃博拉病毒。没有任何言词能够妥善和恰当地表达我们对那些走上前线的人所怀有的满意感或赞扬之情。我们感谢那些通过自己的血液也许能够治愈别人的幸存者。我们感谢那些继续进行实验并在马里、最近也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国家进

行临床试验的人；他们让我们感到有希望，相信更好的检测办法和可能的治愈方法即将出现。从我们所听到的情况看，有些检测和临床试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产生成果。

我们也关心幸存者。因为在同情死难者家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为幸存者祝福。但是，如果幸存者战胜这一疾病后，却面临孤苦伶仃、没有起眼的或令人满意的生计维持他们的生活，那么前途将确实是黯淡的。我们大家参与的防治工作必须是多层面的。我们必须全面参与这一斗争。

为什么今年或去年西非竟成了流行病爆发中心？无人知道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联合国拥有特殊技能和独特才华，能使情况改观。作为三个或四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我们随时可以通报情况和澄清事实，并在联合国所有会议厅内让人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我们感谢大会的关注，感谢安全理事会，也感谢建设和平架构，但我们也知道，联合国其他各种机构和单位也加入了这一斗争。

秘书长和我们各国总统都说过，这一非同寻常的疾病要求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我们呼吁本组织和安理会内的各方帮助秘书处绕过正常的官僚程序和信息渠道，以取得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对受影响最严重各国的大使们来说，这场合乎情理的战斗是个人的战斗，因为我们的家人正面临危险，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社区的成员给我们打电话，并告诉我们实地情况。我们各国有些地区的城市已变得寂静无声。我们认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提供的希望感将持续下去，而且不会消退。

作为三个或四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我们正在遭受最严重的损失，但这是一场集体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的作用多么有限，我们都必须发挥之。已经有了明亮的希望火花。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感染率已经下降。我们看到了似乎具有免疫力的幸存者。我们看到设立了联合国特派团，看到联合国埃博拉多伙伴信托基金的工作。作为该机构的顾问成员，我们致力于确保

将资金用于最可行的项目，即可实现信托基金战略目标的项目。因为我们知道，钱留在银行账户里或留作零用现金，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我们有时可能会绝望，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有时可能认为，我们面临的任务也许过于沉重，无法应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妨想想日复一日在前线工作，整天身着防护装备，一天换三次，有可能献出生命的人们。我们外交官远离前线，没有直接危险。因此，大家必须尽心竭力地支持前线人员，确保用行动支持他们的言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知道，我表示我们和塞拉利昂代表有着同样的决心，代表的是我们所有人。我知道我们大家无不感谢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在本次辩论会后将难以忘怀的那些特别而且非常令人震撼的景象。

我现在请马里常驻副代表发言。

**杜库雷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祝贺贵国澳大利亚担任1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也欢迎美国倡议召开本次会议，以汇集各国的努力、智慧和经验，遏制和消除这种严重疾病，不论从哪种角度看，它都对直接受影响国家——如今马里也是其中之一——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也要祝贺大卫·纳巴罗先生、安东尼·班伯里先生和托马斯·忙热先生发挥的领导作用及其所作的出色通报。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国代表团感谢联合国通过潘基文秘书长大力进行动员和迅速声援受埃博拉病毒影响的国家。这方面的行动包括，建立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其团长班伯里先生最近访问了几内亚和马里。我国代表团还要表示，马里人民和政府感谢我们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包括非洲次区域和区域机构决心继续努力与这一疾病作斗争。

不幸的是，10月23日，我国西部的卡伊地区出现了第一例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例。患者是一名

2岁女孩，她于10月20日在其父亲葬礼之后从一个友好邻邦抵达巴马科。这名女孩和与她同行的祖母在前往卡伊之前，在巴马科的一个家庭中停留了四个小时。10月22日女孩最初出现发热症状之后，其家人立即把她送往一家诊所，然后作为疑似病人进入卡伊地区医院。

从巴马科派去加强区域部门的团队进行了必要的测试和样本分析，结果呈阳性。虽然立即提供了护理，但小女孩不幸去世。面对这种情况，目前已采取紧急措施，以查明：一、在巴马科接待过小女孩的家庭；二、与小女孩及其祖母一同旅行的人；三、首先接触的医护人员；四、卡伊住处的邻居。

所有这些人已经得到照料，接受严格监测。乘坐的车辆也已找到并经过消毒。11月10日，另一名来自一个邻国的病人进入巴马科的一家私人诊所。对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两名卫生保健工作者进行的埃博拉病毒血液测试结果呈阳性。这位病人和两名卫生保健工作者均己不幸死于同一疾病。

马里政府按照其作出的透明度承诺，通过国家卫生和公共医疗部向国内和国际每日通报在马里消灭埃博拉病毒的情况。截至11月20日，情况如下：

卫生部门统计与该病毒有过接触的人数总共为310人，目前他们全部都在接受监测。在这些接触者中，已发现两个新的疑似病例，目前正在接受测试。与卡伊地区出现的病例有关的接触者现已不再接受监测，因为病发至今已有21天。这些接触者已经不再记入接触者总数，所以与已发病例有关的接触者人数现已减少。因此，截至今天，与来自邻国的那位病人有接触的4人死亡，卡伊地区死亡一人，即两岁的小女孩，总共死亡5人。

在预防措施方面，卫生和公共医疗部的应急计划已制定数月，现已分发至各技术和金融部门伙伴。计划中包括以下内容：任命一位业经证明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埃博拉疫情应急行动中心协调员；订立检疫措施，以加强对陆地边界和机场的卫生检控；开通两条热线以接受公众提问；在各级启

动常设委员会以管理疾病；建立一个埃博拉预防和治疗工作协调委员会；建立一个快速反应小组。另外，我们已经加强对全国特别是与几内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毛里塔尼亚边境地区的流行病监测。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快速反应小组，并投入资源以进行宣传和提高认识，敦促民众避免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前往疫区旅行，遵守卫生和安全措施。同样，目前已在与几内亚交界边境地区的Kourémalé设立了一个隔离中心，该中心将由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卫生部门提供支持。

由此可见，尽管资源有限，但马里政府仍坚定致力于与社会各阶层合作，以控制并在我们区域消除疫情，但必须认识到，我们区域现在面临着无数的挑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实质性和更协调的援助，支持受影响国家及其邻国的努力，以实现预防。

最后，我谨代表马里政府重申，我们承诺与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其他受影响国家，以及双边和多边伙伴充分合作，从地球上消灭这一可怕疾病的幽灵，因为它确实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结束会议前，我谨重复毕晓普外长向受影响国家的同事所表达的歉意，因为技术原因，没有能够按照我们原先希望的那样，与相关国家首都建立视频会议联系。安理会应该能够做得更好，因此本主席将同秘书处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我们不再受技术缺陷的制约。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这显然是一次十分必要的会议。我想，我仅引述马洪·卡马兰拉大使表示感谢的话，即安理会“一直在关注”这一威胁。像其他通报者的发言一样，她的发言对允许和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鉴于戴维·纳巴罗正在从事的工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要特别感谢他今天能这么长时间同我们一起开会。还要感谢安东尼·班伯里及其整个团队在阿



克拉通过电视会议这么晚了还与我们一起开会，尤其因为他像许多在那里的人一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我还要再次感谢先前的通报者托马斯·芒热及其战斗在第一线的所有同事。

最后，我要感谢口译人员多给了安理会一点时间。我确信，第五委员会将会查看这一情况。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6时40分散会。